

学习

肖开愚 著

之

甜



- 一年的最后一天
- 乌鸦
- 向杜甫致敬
- 北站
- 邮递员又来了
- 乌木纪事

中国工人出版社



学习

肖开愚 著

之

甜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习之甜/肖开愚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
(五指诗丛)

ISBN 7-5008-2390-8

I. 学… II. 肖…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0095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 100011)

电 话: 010-62005042(发行部)
62005033(编辑室)

印 刷: 北京京安达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98 千字

印 张: 4.375

定 价: 7.20 元

自序

刚开始写诗不久，我就决意走一条弯路。我憧憬的诗，只是关于亲人、家乡和眺望，讲对生活和岁月、对爱的意见。可我不能忍受那么多沉默之苦，而语言深藏着快乐，所以我试着多写一点。偏偏时代又崇尚软弱，甚至渴望着愤怒，因而诗人可以变得积极，野心勃勃。虽然我时时琢磨自己，什么是自己的本分，什么是自己的本性，但其结果，使得诗为了语言能清新地显现它们所袒露的事态，而付出零乱、破碎的代价。有时候，要判断一个字、一个节奏、一个意思，可能引起什么误会，会遇到心愿和自然之间的纷争，似乎我听从自然，就实现了写诗的美德。

这样，沿着这条弯路，似乎为了尽可能多的过错，去接触尽可能多的东西。表面是尾随悲哀、摹仿疼痛，实际是穷尽视野、寻找甘露。我们的前辈被他们的前辈深深地折磨，他们无法避免前辈的命运；他找到一条小径，却踩着一个身影；找到一条大道，就不得不求情和战斗。现在的理论呢，说交叉乃至重叠，都十分有趣，新人循此获得巨人们的襄助。如此聪明地看待我们从传统感到的压力，的确激励了也许人人容易服膺的那种最容易的勇气。我有一些别的喜悦来原谅自己，譬如，汇入源源涌来的短暂瞬间。仿佛一闪而逝正是生命的奥妙。而且这是开辟新疆土、发明新意见最为可靠的依据。我写了那些或长或短、很不一样的诗。尤其那些较长的诗，像幻听之作《海上花园》和引文拼凑的《献给军队和圣贤的颂歌》，现在

我不相信是我写的。近几年的诗……并非失望。我认为那些诗和协调那些诗的不一样的时代,那种相互挖掘的气氛,已经归于消失。尽管当时我躲过了的那些迷人的影子,也许还在绊脚。尽管当时我跨过了的那些河沟,可能又横在了面前。但是那些诗作,以少许静谧吸附了太多嘈杂,最后融入了产生它们的那一片虚无之中。

可是,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感慨之中,也不无巧妙地杂进了一点儿例外。那是我对另一个人的盼望啊!那是我献给他温暖。他来自虚无,好像是无限的化身,却正在推办公室的窗户,或正在厨房里揭锅盖。或许他已被我的社会观察、被我的道德说教、被我的讽刺、被我的形式花样,弄得耳聋眼瞎了。

我把能够搜集到的1998年春天以前的诗作,除了在《动物园的狂喜》中已出版的和还不想发表的,按写作时间先后,随随便便放在一块儿,不分门别类,不只是图省事,更是听从自然秩序。

最后,最重要的是,感谢 Anne Kao 女士!有她这样的带着谅解的愿望,我乐意相信,我们的生活和情感仍会抄袭词藻之美。

肖开愚

1998年12月2日 于柏林

目 录

自 序	(1)
一张电报	(1)
海上花园	(2)
献给军队和圣贤的颂歌	(13)
鲸鱼	(23)
李白	(25)
艾伦·金斯堡来信	(27)
吃垃圾的人	(31)
传奇诗	(34)
熟读杰克·伦敦小说的船长的故事	(43)
向杜甫致敬	(44)
一年的最后一天	(96)
一场小雪	(97)
乌鸦	(98)
日本电器	(99)
人民银行	(101)
长篇小说	(103)
邮递员又来了	(105)
一分钟爱情	(106)
乌木纪事	(108)
跟随者	(109)
电话	(114)

在公园里	(115)
北站	(116)
星期六晚上	(118)
在徐家汇	(122)
汉学家	(125)
Pankow	(126)
1997年12月2日夜	(127)
学习之甜	(128)

一张电报

1986年11月6日。

天上出着太阳竟下起了雪。

或者这天阴风四起

时间是1985年春季。

我正飞向哈尔滨，那里一位诗人

告诉我北方雪景十分美。

或者我坐在去西宁的列车上

去柴达木。

家人从四川拍来一张电报

两个字：即回。

生活就像电报这么简单，准确，严重。

交通和风景就是为着这个意义而准备的。

(1987)

海上花园

——献给南方少女

1

海驱赶

疯狂的兔子,还是上千狮子
颈毛花白的衰老的狮子

啊海,一支枪

你的忧伤的子弹
所谓王子一个个击毙

在无用的钻石中间喘气的盲人
讲述着
云集的美人的死:好像是——

2

浩荡的船队随波逐流,把水手
抛到黑暗的中心,
其实那是光明交易的地点。
那万里长风,把现实的边,水的
含混的形状
刮入飘渺。那巨大的手,那浮动的
云朵。

瞧，马

闪着光；燕子

掠过水天交欢处；

一个雷霆犹如大理石的晴空崩裂，自上而下，
直达深水区的幽暗。

鱼群舞蹈；海底花朵澄明；水草溢着乳浆；

啊奇异，充盈！

啊好像海魔、水妖和天神

与空中横飞的响箭

抱成了一团。

此地可死。

此地人神、地狱与天堂

在死亡的漩涡，如此吞屙的漩涡

比太阳降临斑斓的浪头

更融洽。

马睡了。

人的铁脚，不能抬到

床上。

马海睡了；

肃穆而波光颤抖。

泡沫们粉碎。

处女海

荡漾，用长尾

骚扰泊岸的船只。

3

海退潮

带着子宫和胎儿。

带着美丽的楼阁。

4

马和海分离了
嘶叫着
沉入海底

5

海岸，叹息声
留在沙滩上的垃圾
还有兵器
和阴暗的山峰

6

雪莱
雅典城失踪的情郎
在海上割燕麦

7

海像巨大的树叶
卷曲
一个人裹进去，一个美少女

8

我看见海水枯干
像那些妻子看见吃渔夫的鱼

我身边的女人呢

海哟，让我离开此地
让我回到山区
让我离开渔网
和三尖叉的冷光

让我作歌：

海怪哟，小小妖女
白玉嘴
珊瑚尾
掳去海盗，作大腿

9

在一块兀立的礁石上面
筑我的宫殿
一层藏书，所有的书
(不是为了看，而是为了埋葬)
二层住我的仆人，一个生铁男人
和一个胖妇

(他俩因休息而痛苦)

三层一个犹疑的女皇

坐在灯前

好像是人生的标准

而在顶楼

我流浪汉的灵魂在密集的针尖上

终日运行

10

我产生了幻觉：一座蓝色花园

不断地凋零。花朵在秋风中

变成钻石。我知道这是海面上

布满鱼，鱼鳞交叉着灰色的光

11

这匹马

俯身在疲倦里

犹如倒在记忆中那打了败仗的战场上：叹息。

沉重而疲惫的叹息声证明：是马。

在叹息声中，少女回招待所

并想象自己是古代妃子

无法挽救，为恣意之梦

而死。

马倒下了。

它腐烂时

——我们的消化系配合着——

一团时间扑上去，
时间浓缩在苍蝇嘴里。
啊，多艳丽、肮脏的大海，
从中挖出马尸，金属骨架铮亮。

12

我再一次看见绸缎翻滚
这么舒展：哨兵的手臂
这么温柔：乱涂的胭脂
海呼吸
大象卷起万匹丝

当巨兽沉睡时
我们在炼钢炉旁打钢盔
我们准备着牺牲
我们在蚕和丝之间
与时间一同蜕化

海仰卧着

13

鱼
游入海底
它不睡吗？
我望着夜空，一张纸
我下山，海突然陡立

鱼像子弹射来
我们的孤独撞在一起
海水也孤寂,毛皮紧缩

14

海的牙齿
不动声色地
咬噬陆地
海鲸肚子起伏

15

啊狮子海
收回分离的形象
狮毛粘成团

16

如此狡猾的女人
用大海神秘她的心
像咸盐要求着煎熬
而我拒绝生物之心
元素之心
臆造之心
和海水的嫩肉
和它的反面、它的粗野

17

如果我牵马
而海轰响着
如果灯释放黑暗
而我睡着了
如果没有马、没有我、没有灯、没有海生物
如果海岸和礁石整齐像一双鞋
如果轻风刮掉大海

18

海缄默和海怒吼
在我——同时是孩子和老人——的耳朵里
都是恐怖的语言,每个韵母
都是秘密树根
和香气的闪电
它们讲述的寓言
是关于大家庭的欢乐

19

在海上赛船
她们比赛脸红
在海边坐下
她们把声音还给吉它
从鱼眼她们看见

她们的乳房涂了蓝墨水
然而，她们有晾在绳子上的感觉

20

罪恶是花园的土壤
鱼钩套着欲望
我潜入水下，在上窜的气泡间
我看见了我的幻象
那么丰腴、那么摇曳、那么确定
刹时整个大海的岩石都充满了神经
整个大海充满了思想
在海面以下，海市热闹
又被一些评委选着美
但是我看见了魔鬼
他们攀援从海底升起的
精美的柱体，受着
攀登之苦。我知道，这是不同的
两个世界。
我们的语言屠杀着平静（似乎平庸）的生活
无声的子弹和喧闹的埋葬
亲密地编织着深夜低沉的海滩
海潮重叠的细语
（叹息，也是祷告）
看吧，花园在上升
清澈的大气，绚丽的蜃楼，一座花园
一座花园
啊，无穷笼罩着大海和大地！

我的头骨失而复得，我的心脏断气
又跳动。
一会儿，花园就消失了。
鱼还在空中飞。
渔民和我们都像强悍的苦役犯脱胎换骨，
感激地眺望渔火。
我分明感到一只鹰，在我心里，在花园上空，在晨曦中，
撒着花粉。

21

我坐在海边，但不是冥想者。
海是一团悲哀，一堆美钞，或从空中看
是一片羽毛在地球上
擦出的一点湿意
小老头们胡说八道

22

花朵埋人，多好！

女人肉中骨，白，而冷！

层层叠叠的小蛇遍布海面，它们的细舌
吐着火。

这时潜游
将被蓝色簇拥到深蓝，

近乎黑。

23

所有虚幻的花朵，
最后化为精灵。

那女妖的腰带
被水劈为三截，再三截
女妖骑在她的树上
又骑在月亮上
马海的绒背上

所有幻想的南方少女都在秋风中
绕礁石而坐，而出神

(1988 北戴河)

献给军队和圣贤的颂歌

那摧毁万物的狂风依然在吹
——阿伽门农

—

我想起罗伯特·格拉海姆的奥林匹克门。
那类青铜和大理石正好雕刻
一群没有头颅的人。
又是夏天，乌云滚滚
雷电摹仿了那一大群。
很快、很快地抛弃
他们的肉体 and 热情。
子弹被放枪人收回了。
也是盾牌又一次破碎。
一件格拉海姆的作品。

—

秃鹫凶猛饥饿地俯瞰，
初春绿草退着向北，
初夏游动宴会奔着往南，
眺望——秩序吃荤！
吾王目光烁烁
军歌支支，旋律一个

结核脸儿怕羸呢
我们的青年元帅运气不佳
重复吧，赫摩克拉底要媾和
纺织女工遭遗弃，眼眶黝黑

三

战而胜之，身不由己。
前进！前进！前进！
逃跑！逃跑！逃跑！
没有世界，没有内心。
没有解释，没有温情。
没有障碍，没有罪行。
敌人就是我们的精神。
啊，肉体是悲惨的！
从惩罚迈出一步就是惩罚，
忽视肉体就是死刑。

四

加百列的翅膀砍开云层，
它滑行在炮弹的密雨里。
一个梦搅合了真假两部分
丘陵似的残骸。
钢铁燃烧着，冒着烟。
当火焰饶恕了死者，
平原上一幅恐怖图画，
加百列天使画呀画呀，

颜料便宜，画布肮脏，
足够送妓女们进天堂。

五

埃及之歌：“忘了起身”。
起来吧，火辣辣的身体，
彩色的灯，今天，此刻，
那有毒的细舌多么尖利
肉体流淌在枯树枝条
戳出、交结和弯曲处。
海洋中的无限蓝和仅有渴
今天，此刻，木柴乘以火
构成饥饿夜里的合式之床，
抑或一个国家的自由。

六

所幸心房保存着漏洞
牢牢保存着等待献出的血
如此对立的立场为答问
而握手。鲜红、腥味、黏稠
流吧，在那看不见的
无声的影响中消失
所幸新生婴儿被一阵风
布满了所有省份
死亡和魔术熬成一锅汤
胖头领拿着盐，又如何

七

砖石加高了那些山峦。
项羽呢，又加高一点。
刘邦呢，又加高一点。
瞧，肉体悲哀地鸣叫，
萦绕着收税的小市场。
瞧，孩子们的奴隶脸
向我们保证我们的疑问。
而答案来自塑造：
短者愈短，
格言如同短剑。

八

坦克是谁的鸽子——
开着坦克去柏林，
开着坦克去布拉格，
坦克驾驶员一直革命：
没想到事情如此容易，
如此反复，又脏又臭。
牺牲的牺牲了本性。
既不能挑选也不能拒绝。
而孩子和黄荆树一道成长，
和布娃娃的好脾气。

九

炸掉格林威治第一子午线
和时区区分装置，消灭时间！
小说家犹豫了，抽了支烟。
他终于一笑，原谅我们要
送给女孩子镀金的手表。
而一个俄罗斯人在风雪中
说“我还有可以听到
死者声音的地址。”
时间丢掉我又找回我，
我要睡就像盲人要看。

十

“达姆弹”的故事
被北方城市重温一遍，
身体燃烧了十九天。
二十是二十世纪的咒语。
比例悬殊时，只有头脑的
那些人也抛弃了头脑。
他们身体上蚀刻着的
玫瑰盛开，有些恶心。
仿佛对不赦之罪的轻蔑。
太轻蔑了，以至太沉重。

十一

“生命是别的，在更远处。”

我在江南，我也扎进
我和妻子的琐碎事。
我们在争吵中睡着。
我在二十年代，我也
入党，争取一官半职。
我是裁缝，我也从款式
揣测心理和下意识。
我是奥利弗爵士，我也
进宫廷复仇并高谈阔论。

十二

少数人幻想成为多数人。
越南人在闪电战的惊愕中
重新回到丛林深处。
花花公子带来了新闻。
路易遗风的阳台。
海勒军规的营房。
摇滚乐队的巡回演出。
柬埔寨的印度香。
许多人，许多人越过了界限。
湄公河，三角洲，大米。

十三

拿武器的人成为武器，
为玛尔斯的事业
与阿瑞斯的凶悍。
别人呢？自己呢？
整整三代人在夏天
在剥光教育中死了。
永别了：雄姿和奖状。
我们的肥胖症带着
一套胡诌的美学理论
接受塑料花束的献礼。

十四

“我的眼睛，多么亮！”
流浪汉在塔楼里服刑。
在极端的安静中咆哮。
他的梦中人在暮色中，
唾弃新机器和新思想。
它们终将被逻辑埋葬。
扬子江畔的灰色早晨，
音乐转移到号角中，
奏响我们的苦恼的黎明。
空虚夸大着它的领地。

十五

夜莺从事轻快的劳动。
情人在月光下
扑进凯旋士兵的怀抱。
帆布行囊装着语法和火柴
换到的明朝瓷器、熟丝绢帛。
不善守者和不善用者
像两匹公牛愤怒地顶撞，
谁独自翘头？在地狱的泥沼之上。
白种人把牙刷和自由
留在亚洲人的嘴里。

十六

最可恶的草叶到处绿起来，
蚂蚱庸俗地蜕皮。
透过硫磺颜色和琥珀气味
那高高飞翔的
把几条皮带抛给我们。
我们相信一只母鹰，
会公正地分配希望。
扫烟囱的孩子野心勃勃
装扮开玩笑的先知的忧郁，
青烟耸立使天空围绕中心。

十七

“追随凯撒的威名
对尤巴国王倒戈，
啊，历史一边倒！”
头痛和衰老，一边倒。
所以白昼带着医生降临。
把田野带进我们的身体。
把我们的身体带进星空。
把我们的愿望带进夜晚。
当初的欢乐，那隐秘的射线
怜悯地照耀这一夜。

十八

我已厌倦了摄影镜头
巨人们高擎火炬
金甲在他们身上
丝丝响，而我航行在
美丽新社会的下水道。
有几头母狮在食堂里，
摇着尾巴踱步。
我听见了。我脑海漆黑
几个老水手在那里跳舞
我看见他们的光屁股了。

十九

该去的许多地方我没有去，
家乡和四空的幻境。
我情愿沿着一条山路
从深深的山谷到淫荡之花，
从孩子踢着足球上学
到老人躬身于一个思想，
从低级而跳跃的形容词
描绘那些骑马雕像
到人民政治和乌有之物，
从真到美。但是我不能。

(1989 中江)

鲸 鱼

唱，鲸鱼，唱吧
从蓝色
和海底的寂静
从秘密的飞行
转向明亮的空气，
以你的歌声和大海的舞蹈
——一次没有人
能够坚持下去的
捉迷藏游戏
解放南方滨海的城市：
在少女的忧愁中
忙碌的男人。

来自海市蜃楼
那几乎不存在的音乐
进入我们粗鄙的街区
抽打狂暴的心

就像羚羊来自分离
来自肉体 and 死亡
来自欲望的丛林
高高地跃起，呵，你
向人
轻而下沉地

唱吧，把你的海洋告诉他，
出于爱或者出乎爱
告诉他快乐的秘密。

(1990)

李 白

李白，我已经七年
没见过了，我引用过
他的诗，
写到过长江中的月亮，他像一条鱼
那样急切地扎进江中。
我再没有梦见他
他像一个轻生者
淹死在湍急的江流中，
不！——他是神仙
诗人，生于
读者对自我的想象。
不过，他是一个俗气文人
追求虚荣，得意洋洋：
高力士那双市侩的手
替他脱鞋，
而他使用另一双
肮脏的手磨的墨水
写文章。
文章写得真好！
诗更好，读着，
感到空气托起
人在飞，有时是沉入
肉或肉欲中，既像在花瓣堆里，又像是
在蓬松的石头中。

穿着白衣,李白

带着剑,李白

李白,酩酊大醉的李白

看见了真实的月亮,
在水里,而不是在天空。

因此他把自己替换成另一个李白。

(1990)

艾伦·金斯堡来信

亲爱的，我跟你们国家的命运

——牡丹花——在一起。

我身边躺着一个人，这么软弱，可是这么有力。

他在我的眼睛里找到了几十幅《图兰特多》中需要的布景画。

他打量着，并试图留住这些图画：它们像喉咙里的沉默瞳孔里的黑夜，和耳朵里的政府，飘渺而缓慢。

啊，他的手臂舌！他的英语

带着方块字的棱角

有如一根山鸡的金黄羽毛。

他低低向我耳中灌气，

我像一只发抖的就要爆炸的气球。

他讲了一串古怪的汉语，而我感到我坐在汉语的肥皂上滑行在污垢生活的泡沫中。

而我咀嚼过中国人吐出的菜渣。

在西安，李世民的首都，我参观过

那些小小的山丘，时间的呕吐物，

在八月的阳光下闪着阴冷的光亮。

我不明白历史家为什么给我们注射致幻剂，

而筑墓的工人就像时间，惊讶于皇后(或是女皇)的美丽并用坟墓抓住她。

我拒绝可卡因的幻觉，我现在抓住了一头黑发的

中国人，他还说着我不懂得的汉语

百叶窗折进室内的光线

有着玫瑰的调侃的紫红色

他的面庞像是一截生嫩的萝卜，

Allen,他说,听起来像我说走调的汉语:爱情。

走调带给我们多少欢乐!加里·斯奈德,我的哥们

登上王之涣架设的楼梯,看见光在平原

绿色在山坡流淌,就像血液在北外礼堂凝固,溪水

从他嘴里溅出。

新美学的幼苗昂扬着湿漉漉的头颅。

啊,从旧金山的广场我逃离了混乱迷信的

核弹头:大麻和妓女的小腹。汽车在公路上

就像音符在线谱上。我跳着醉步舞逃离了

图书馆,我逃离

我听见布莱克的老虎咆哮,从云层,从海水,

从中国的上空。

我给长江写诗,它奇特的转折宽阔

(巨大的奇妙)像一位早期书法家

困倦时的恶作剧。

我在甲板上眺望两岸的山峰,李白的山峰,

光秃秃的山上有狮子和猿猴。

李白!诗!神奇!

李白,给我一个节奏!一个韵!一排波浪!

我是一个泪汪汪的爆破手?一个歌星?一个布道者?

一个被战争遗弃的迷糊的自我主义者?

你们的社会在跃进,跃进。

英雄钢笔,红旗拖拉机,

炼钢炉的火焰书写报纸的标题,

新的丑楼推倒旧而漂亮的建筑物,

亲爱的,我是左派吗?

我是同性恋者。我的听众已体面地把我忘记。

我的灵魂里没有光。我的感情里没有和弦。

我的腿间没有速度。

1968年，我愿意是亨利·米肖，一个高级将领

1968年，我愿意在天安门城楼上朗诵诗

我从东方回到美国

出版了《行星消息：1961-1967》

年过四十，不想去伍德斯托克，我是红耶稣，我死了。

我在南加利福尼亚旅行，全部地投入生活。

我1950年就把自己发射出去了，我在所有的轨道上
而你们的道德观使世界为之腿软。

你们的饥饿使我们害羞。

你们的婚姻使我们淫荡。

我，“我”，就是精神麻醉品。

我怀疑我去过东方。我怀疑我曾经吃素。

我离开了高速公路。

因为我厌恶我的声音，

我为抛弃它直至嗓子嘶哑。

我爱寺庙里讲经的声音。克制而虚无。

我愿意回到中国，在江西北部

一个河畔村安家，买两亩地，

酿一窖酒。

噢，克鲁阿克早死。

亲爱的，这封信到此为止。

他让我燃烧起来；六十几的老人

是一堆干柴。

来吧，欢迎你！我乐意与你交换国家

交换年龄和一切。

他不愿意。他不知道汉语如何表达

我不在时的 chagrin。两年来他忘记了母语，忘光了。

我又将错过一次机会，纯粹地坐着。

我的母亲就是白热化地坐着

死去的。留给我一把钥匙。

我将开启

通向我……的小门。

了不起的他，啊，蠕动的皮肤，一块真实的三明治

（让我亲吻你，中国的大地！）

来信！

你忠实的 Allen Ginsberg

（1990.1.2 中江）

吃垃圾的人

炎热难当我快步走上大街
又走进一条小巷，
一股风迎面吹来，在拐角处，
在拐角处他弯身在风中

专心吃着垃圾。
他黏成一团的长发垂入蓝色垃圾桶，
他的舌头灵巧地
在一个瓶盖上卷动。

他全身赤裸，
污垢给他罩上黑底暗花的长袍，
从头到脚，
从开始到结束我想起他来了。

1968年冬，一个夜晚，
越过漆黑的南部丘陵
来到我家，他说：
“我走不动了。”

呵，他是一个疲惫的战士！
在刚刚结束的战斗中，
攻上太阳山低矮的山头，
在山顶临时广播站热烈地朗诵。

为什么连夜逃走？
为什么不在狂欢的营地狂饮？
为什么步行比鸟飞还快？
为什么睡得如此安详？

他把死亡幸福地
描绘在他的身体上，
他来自外省，
也许，来自另外的世界；

舌头从苍白的嘴唇线
微微吐出，一个消息
要转告我们但他没有，
他的尸体突然

平放在地板上，颧骨高耸。
漆黑的夜晚他葬入
黑暗的大地。
记忆黑暗的洞窟。

他叫什么名字？
名字(和别的?)于他有什么用！
垃圾从桶里伸出头颅
花花绿绿供他享用；

他从垃圾中间抬起头，
看见我，随即

又把头埋下，
舔一个罐头筒的裂缝。

他是个天使？天使
来到了现实中？而我
告别垃圾和吃垃圾的人
走啦，走进小巷深处。

(1991.7.22)

传奇诗

戴镣铐的劳动
——布勒东

1

他们一行的饥饿说明了命运，
此时此刻，我听从命运的安排。
阳光撒下燃烧的细铁丝冷酷地
电击这嵯峨的山岭，树木迅速枯萎，
河沟流淌火焰，他们的肌肉正在枯干。
孙悟空用金箍棒在地上画出一个
圆圈，圈住伙伴，随即飞起
前往百里之外寻找食物和水。
和尚们不耐烦地坐在圆圈里，
抱怨；他们骨骼沉重，瞳孔中
阴影扩散。唐僧将消失，而我的肉体
将得到触觉和生机，他妩媚的氨基酸
将重构我角化的细胞链，让它们
采用登山运动员的肺呼吸！
变化吧，变成一个美貌少女，
去迷惑唐僧的判断力，在这险恶的
山腰，在饕餮之徒猪八戒殷勤的
怂恿下，他对他人的善意让他
变成我——将吃掉他——手中的木偶。

先杀丑陋的猪八戒和沙僧(他们
做过整容手术之后或许可以食用),
“长老们,这些肉汤和饭
(其实是一罐蠕动着的白色的蛆)
我翻山越岭去送,你们饿了,
就给你们吃,走出圆圈来吃吧!”

降低标准,突然理解了猪八戒的座右铭:
追求眼前的快乐。饱食和纵欲,
为此吃尽苦头从不后悔,
不为今后的声名牺牲现在的酒色。
不妄想长寿和超越生命,
一门心思品尝唐僧肉的白嫩;
一劳永逸地解决宇宙法则混合着
美味和死亡的矛盾的起因。
但我的嘴巴严肃,吞并一个个体,
把他们可怜的生命转送指尖头发随便
一个角落一个细胞秘密的信箱里。
幸运而美好的死者残忍地谋害了胜利者,
他们不会感谢如此意外的结局:
精神领域似乎已经死掉最后几株生物,
欲望的平原上毒草却庞大到高入云层。

倒霉的猴子迟一步返回就将
回到花果山做猴王,与人类总统
和海中龙王平等地试验他的思想,
与他们交流来自明亮的星星的感伤。
不祥的预兆不是一人、而是共同的

紧箍咒，把寒冷的新鲜空气强行压入
瘫痪的心脏；危机令人振奋，
每一时刻最大限度地生活
在天堂的高度和地狱的深度中。
但他只是一只有着石头母亲的猴子，
陷于动物对反常指示的压力的迷惘。
他信奉的伦理学转动着光洁的齿轮，
传输他到欢乐地表彰屠戮野兽的录像带上。
被制度的咒语驯服的叛逆者充当了制度的打手，
猴子，打不过你我可以溜走，
破坏了我的计划你必须受到惩罚，
疼痛将告诉你忠诚的分量。
代表蓊郁的自然界的幽灵们
耐心而不可遏止的入世信念，我的变化的锋芒——
这是一个逻辑性步骤，
它让我的牙齿尽快地触及唐僧肉。

2

裂缝把阶级意识安插在他们的情感中。
他走到他的价值观的对立面，
他的爱憎和他自称从炼丹炉里挖掘出来的
洞察力比邪恶的天性更加野蛮；
他看见了他需要看见的，为之
作出存在主义充满恐惧的解释；
他杀人成瘾，在笔直滑向深渊的
滑梯上炫耀他的火眼来宽恕自我；
唐僧纯洁地把他划入魔鬼一边，

以其偷吃过的天堂水果的数目作佐证，
以蓄谋吃他的妖精的骗术作佐证，
孙悟空跪下申辩，作揖，随后
痛哭哀求直到仁慈的唐僧解除咒语
准许他继续在旅途上效力，
世界上恢复了微笑的冷漠。
途经干燥的甘肃，枯竭的新疆，
茫茫的巴基斯坦，越过沙漠和高原，
横穿许许多多风俗怪诞的袖珍国家
去印度，四个人一匹马，远着哪！
唐僧警告孙悟空把武器藏在耳中，
敬重生灵：虫豸、飞禽和草木。
他们进入了党派报应的圈套，
与我策略中的环节吻合。
开始玩吧！同一轮太阳
从天中央西移了二尺（烧烤
地球这只铁锅，锅底是月亮，在夜里）
他们一行仍然饥渴，头昏眼花，
孙悟空摘来的水果奇怪地忘在一旁；
一股风吹来山谷里泛起淡淡凉意。
我向他们索要一个前我（她将很快
踪影消失：伪造得多么美丽的一具尸体！）
“长老们，请替人世主持正义，
她死了我们老人还有什么希望？
她纯洁、天真、轻信、善良……”

没有例外，沙僧忧伤有着特殊的安逸，
主要的失望是旁观的苦恼，

没有一个机会、没有一个话题可以抓住，
好像配角成功地引退。
白马讲话提示解决危机的方案，
沙僧发言嘟嘟囔囔没有人听清。
他是沉闷的个人主义者吗？
让他孤独而自满地沉思吧，
尽管时代赋予他粗糙的外表，
让他像高傲的知识分子沉默着死去。
主动地、胡思乱想地、玫瑰色地
理所当然在位置感挟持下
进入唾液的庙宇里的雅座
无声地咽下工作午餐，
你瞧，完成了中产阶级由津津乐道(猪八戒)
到消极寡味(沙僧)的螺旋形，
道德辞典如同一个玩笑
闪回历史的黑暗中。

我佩服你的火眼，猴头，
透过虚伪的躯壳窥见危险的本质
我的匕首以越王的低速靠拢唐僧
诅咒强大的消化系统吧
“未来的永恒”喜悦地等候着
所有的旋转减速停止等候新人
你阻止这场游戏阻止我中彩
你拒绝花时间单纯地，在旁边，与死亡调情
你阻止我品尝我的蟠桃
你害怕从我看见你的少年气概吗？
那向鬼神挑战的江湖革命思想

和垮掉作风已经崩溃了
你还是那么信任你的武艺
从前你迎战的敌人指挥你征战从前的朋友
你头在箍里思想在箍死的桶里
你的武艺找到尸体你的火眼睛了
自追随唐僧苦行假模假式
出席列国的宴会痛饮美酒
你尝到甜头啦(宋江没有尝到)!
唐僧半推半就庇护你(婊子行为)
让你探路,高山和纸条重压下
你可以前往的世界不是出自选择
当自由宽恕你你已沦为自由的奴隶
在箍的金色教室里复习和考试
你政治盲视无法眺望世界的不现实
岩石地球空虚和言语压在你的上眼皮
为了你们可疑的平安你放弃游戏的快感
留下游戏的公式(和痛苦)
堕入族长制宗法审判的旋涡
被驱逐到行规和快乐交接的圈线之外
你的聪明增加你的愚蠢
你将被短暂的成功长久地抛弃

3

唐僧再次宽恕孙悟空杀人的罪过,他看不出那具老妇的尸体是一具假尸,他被孙悟空的眼泪再次打动。当然,他考虑到旅途艰辛,失去孙悟空不知疲倦的操劳,到达印度不过是一个梦想。猪八戒和沙僧适合在农村和矿山安家落户,白马适

合在宫廷溜达，而他适合在长安的皇家庙堂讲经论法，主持祭祀仪式。惟独孙悟空屡次漫游，既有流浪汉的天赋，又有长途跋涉寻师问道的经验，能够应付人类和自然界的意外变化，护送他去西天取回经籍。因此，他停诵咒语，允许孙悟空戴罪立功。他没想到眼下他参加着一场仍在进行的游戏，他的远虑可以解近忧。不过几分钟，孙悟空又挥棒打死一位老叟，他就是刚刚亡命的老妇和少女。这一次，孙悟空喝令泥巴变成铁，使他无从逃窜，真正打死了她——历尽沧桑轮回、好不容易修炼成形的妖妇。她蒸馏了，用她的欲望和毅力摄纳了岁月的精髓。孙悟空消灭了她和她对永生的追求，摧毁了她的生命，把她还原为一堆枯萎的白骨。

4

她倒下了，在她的变化的限度里，在限度之绳所系的圈套缩小着的许可里。变化瓦解了肉体，瓦解了肉体所描绘的蓝图：肉体不过是幻影，原来没有。蓝图更是梦中梦，虚幻上的虚幻，而她是骷髅中的骷髅。孙悟空让她接受他的审判，从岁月的变迁闪回山凹的静止。

孙悟空很快就忘记了这场袖珍战役，虽然因为这一战役，他头戴紧箍，被赶回花果山。他清楚，他生活在骨制的栅栏之中，他的前途在于服从唐僧的需要。他的机智和武艺警惕地恭候着，他所需要的，就是安守本分。他还活着，至今保持着忠于师父的前卫形象。但他更像一台杀妖机器，正义而幽默的玩具，有时父母也玩一会儿的变形金刚。轻松而一本正经地展示七十二种变化，成为孩子们的偶像。

可以肯定唐僧不是一位使用鼻子的同性恋者，在情场扮演女角；他没有开设马背妓院，没有。他不会赞成一妻多夫制，不会。他是克制的，从未流露欲念尚存的迹象，不用说同性恋倾向了。他从未通过撒娇来支配几个丑陋、粗鲁的徒弟，激发他们的服务热情。他也很快忘记了白骨精的死亡，为取经，也为贯彻禁欲戒律。

不用说沙僧，多情的猪八戒呢？当唐僧的心灵暂时停止追求最高法力，他肩负重任，把清规戒律的缝隙拓宽几厘米。他长舌叨唠，直到与唐僧的儒理和孙悟空的侠气达成走、杀、吃的三边妥协。他忘得更快，由于遗忘好像反而记住了什么。

噢，后来，他们到达了印度。

☆☆☆☆☆☆☆☆☆☆☆☆☆☆☆☆☆☆☆☆☆☆☆☆☆☆☆☆☆☆

而我们所承担的幻想的奇迹
中止在紧箍的闪烁中。
我们把紧箍的松懈和勒索
分解为交欢细节及其种种痛苦。
我们能找到痛苦的起因，
也能理解它的汗水的现实，
它的探照灯辐射出去的忧伤。
我们渴望得到更多额外的愉悦，
聒噪，闹哄哄，到处是尖叫，
到处是生存重压过的老人的面庞，
学生贪婪地成长，夫妇争吵，
……然而，沉默说出一切。

然而沉默什么、什么也没说出，
只是沉默。没有声音，没有内容。
唐僧念诵的咒语纯属乌有。
紧箍从咒语的漏斗漏下
汇入存在的沙海，白色
而空虚。唐僧的咒语吗？
一个职业父亲的一串冷笑吗？

(1991)

熟读杰克·伦敦小说的船长的故事

我的船队绕过暗礁，行驶在
喧响的浪沟里，
船队笔直前进
把大海犁开——

我惊喜地看见海底：“欢迎你！”
那比蓝还蓝，漾动着微澜的广阔的
深海的水域说，
鱼的团体操组成的字说。

我一遍又一遍播种这个危险的词，“风暴”，在脑海里。
我恳求飞过头顶的海燕
叼起船队。
我噙着泪花，默默地。

(1992.3.29)

向杜甫致敬

I

这是另一个中国。

为了什么而存在？

没有人回答，也不
再用回声回答。

这是另一个中国。

一样，祖孙三代同居一室

减少的私生活

等于表演；下一代

由尺度的残忍塑造出来

假寐是向母亲

和父亲感恩的同时

学习取乐的本领，但是如同课本

重复老师的一串吆喝；

啊，一样，人与牛

在田里拉着犁铧耕耘，

生活犹如忍耐；

这是另一个中国。

讲汉语仅仅为了羞耻，

当我们像啤酒，溢出

古老语言的泡沫，就是
没有屈辱感，也没有荣耀。

牙膏、馅饼、新名词
引文和人类精英
之类蠢头衔换掉了嘴巴的
味觉，谁肯定的呢，
这不是勾践的诡计？

熟悉的城市在变成
另一座城市，相同的
楼群，带着
小片伤疤（郊区的小河
流着临时码头滴下的坏血）
家家电视收看一部连续剧，
几个人杀人，缺乏
正义感但是幽默。
（说到“人性”，警察认为，
得睡一觉，美美地。）
至于诡计将否定
我们所说的和所习惯的绝望，
机关里准备了最佳理由
让喜悦来统治表格。

啊，我在河北、长江和上海的
灰色漩涡——
停电，停热，停水——
辨认出神仙的行踪，
我轻蔑地恭敬地出神，

我看见了另一个人。
街头的熊熊红色舔食着他
那肉感的柴薪竭力证明
这是另一个中国。
勉强算是“中国”的遗迹。
可是在菜场,在阅报栏前,在其它
次重要场所——奇迹般地——
生命信念
把两个中国的臣民沟通;
一侧是男人做女红。

不读你们的日记
我也谴责你们的苦衷,
(栽花养草,说废话)
那幸存者的委屈所控告的飘逸
构成了妖媚的判词,
“句法,风骨”,
简直就是稀泥。我恶心
你们发明的中国,慢速火车
缀结起来的肮脏国家,
照着镜子毁容,人人
自危,合乎奖赏。
(火车开过来了)

山顶和楼顶上的望远镜
放大的局部痛苦
使得我比你激烈——在街头
我向一个老头撒娇:把你

说已经给我们的东西给我们！
给？就是给。老头领
和老现实，拒绝
妥协，别无它途。
我面对着的倒是我所缺乏的，
国家，支配，某一天，
和自由的能力。

麻雀的黄昏理论可以休矣！
恐龙轻飞的哲学，
必须饶恕九十年代的
中国人，他不能崇拜沉默。
翻译就像风疹。
斜眼是合适的，
合适而又警惕。哦，交集着
悲哀和糊涂，坐在门前的
泥地上：孩子们
喊叫着走过；命运尖厉的哨声
控制着成长。睡前
读《人间喜剧》。

这是另一个中国。
只是为了存在。
不是官僚的，而是反官僚的。
我们的生活就像我们
躲躲藏藏，可是我们
目的并非痛苦，也不是
因此折腰，自言自语，

喃喃地，“你，你呢？”

(1995.8)

II

这是另一个中国。
你的声音传播着恐惧
生存的和诗艺的；
你的声音，从草堂祠
从竹林和那些折扇般的诗集
传到一个孩子的心底：
“不要这样，不要！”

回答是几声痰咳，
不是默默的发抖。
摆脱了母亲的亲昵的公式
摆脱了女生的刻板的秋波
（假笑夹带着抽泣）
来到公园里，差不多
一个没有大人物的场所。
上班的老师不能原谅
短裤、香烟、错别字
和哈欠：黑夜攻占身体的炮声；
喝茶的师傅相反，
耐心的冷眼向我们的弱点致敬。

小径时而弯曲，时而笔直
扑朔迷离的绿色
和幽静的院落交替压迫着
使他快步走出

个个亭子和个个展厅
他想哭！但他装得像奸商
踱进茶馆，在回廊
外面的天井中坐下；喝茶。
四周都是关于生意的谈话，高声
低声；但他还是听到了
你的声音，你的哀求，
“不要这样，不要！”

对于厌恶油腻却还是
吃肥肉的痛苦的弟兄
方法就是大头皮鞋踢他的屁股，
而恳求就是你用嘴巴。

只是向我，星期一的
例外学生讲述你的心愿吗？
你的绝望会鼓励我回到教室
背诵你的诗句？告诉你吧，
今天，小我依然是张铁生。
虽然还是愿意脸上的橡皮
绽放娇嫩的向日葵。

已经有几个冬天，几个
风夹雨的黑夜，
把不平常的感觉
一种身体变成生铁的麻木感
适应了，习惯了。右脚的
小趾，把毫无人性的金属的迟钝
留作逃学的纪念。

因为逃学是离家出走的有力理由，
因为露宿河滩的自然补偿
是看见启明星。微弱的星光
霜的灰暗的反光
引起肌肉和骨头的战争，
魔鬼，强盗，小偷，
坏人都出场了！他们的恐怖嘴脸
猛烈增加家庭的温馨，突出
正付出的代价：他听见了
母亲微弱、凄凉的叫声。

从人声和鸟声的嗡鸣中
分辨出母亲的咳嗽，
痰哮杂带着气喘，
像一只病猫。
他竭力逃避，又竭力倾听
高楼、铁路和城郊的小工厂
都凛然穿上警服，阻止她
但她的手臂挥舞着，
红袖章依稀可见，将她的愿望
用哑语喊出。这是另一种声音
来自汉族人最坚定的部分
子宫。那些用巨石
筑造的人防工程在城市的下面
也讲着，呼喊着。

可是只有你
——自他们想往的古代——

发出的哀告，符合
怜悯的要求；如果北风、斜树、小雨
构成冬天的窗景，一个老人
无法修好他的取暖器。

哦，让孩子们回到教室
画图，他们会创造一个
替代这个世界的世界。
他们的母亲就是毁灭，
他们的老虎
就是拳头的一阵冲动。
谢顶的老师取下假发，抛开讲稿
也没有用，也不会唤起
对童话的敬意；女生在男生的纸条上
写下一个字：不。

驼背老头嘟囔着
前来掺茶，又嘟囔着走开了。
几级鲜明的阶梯
涌出记忆昏暗的大厅，
几个人物交替出场，烟斗或针线
伴随着他们模糊的面容。
这些意思矛盾的声音
这么坚定的调子说出，这么和谐地
滑翔在公园宁静的气流中
敲击着耳鼓，争战的内心
突然产生阔绰感，
女生的短辫和母亲
向女儿让步的皱纹终于和解了

为谜语做出清晰的图解，

“不要这样，不要！”

事实表明这个下午
阳光懒洋洋的宜于遐想；
不经意地想起某个人，
与一些人密切但仿佛无关。

他诱使一个孩子
和鞭子妥协，十分钟交谈
加上几个眼神就解放了
他的野性，啊野性，他逃出夏令营。

电脑里存有面包，
和一段晦涩难懂的遗嘱。

好好干！尽可能
留在老朋友中间。
他们不会容许父亲的袜子
露出脚跟。父亲会死的，
他的意志升高他的血压，他的心脏
受不了了。买呢料大衣
送给他吧，让他在节日里
坐在客厅的中心。

……你的声音
传播着恐惧，你的声音
命令的和懂憬的
从公园，从每一个喉咙
传到一个孩子的心底，
“不要这样，不要！”

(他现在还坐着,但已决定
悄悄溜走,悄悄的。)

(1996.5.12)

III

否定过的再否定一遍

这是一个及时的痛楚。
被迫崇尚药物,被迫
欣赏肥胖护士的注射和按摩,
如此拖沓的液体,但是
如此粗暴的速度,但是
当你从小医院转入大医院,
当你期待着昏迷,期待
为不得已的爱好进行治疗,
你已经为你的烂胃
配置了一个烂脑壳。

哦,我们告别一个
跟随一批,神经兮兮地
从一则启事赶赴另一则启事,
(从内地到沿海,从国内
到国外,哦,我们
从懒睡的乡村来到城市)
躲避着户口的猥亵的刁难,
就好像在寻找有真理的
胡乱的清风管理的家园,
就好像抹去了所有熟脸,
日子显示打字纸上
意义小小卷起的波澜。

也许一个人，医生，
或者祭师，在和我们开玩笑，
笑呵呵地看我们的屁股，他的
输液管在我们的上面，我们的
前面和后面仁慈地摇晃，
而我们顺从地躺下。我们
这些好玩的棋士和棋子。

让我们和他在手术台上对弈！
用我们的病态，新颖热度
和腐朽式样改造的我们的
身体，娇滴滴但放进枪膛
可以重现我们的狂妄的梦境。

哦偏瘫所肯定的生活
把欲望带到了苦闷的一侧，
狠狠利用损失的一半，
躺下就是悲剧，站起
就是胜利，骨头带着肉。

房间和房间重叠
摇晃套摇晃仿佛
站在另外餐具的餐厅里。
已经闯进了另外的餐厅！
非法但是幸运地回味
上一顿饭的革命味道，
封建太太和殖民厨师狡狴地诱使青春
效忠于素食主义，

哦，植物的清香使得少年
昂起僧侣的面庞，
带动他身体的麻痹部分，
带向浴室一样油腻的医院，
带给欲望的眼泪。

可是我们真正地
进入了一所医院。
医生吩咐我们的身体静止，
胖护士很快就让它
麻醉了。一块肉
也许一个脏器离别了它的
高烧不退的家庭，它的
亲密兄弟被锁进伤口里。
医生却说它背叛了我们，
在这么勇敢的时刻，
我们的脚几乎折断。
而且一群男人穿着制服
小跑过来，夜幕下
统领着一群热烈的妇女。

连呻吟都是职业的
我们被伤口捆绑着，疼痛
填满了我们的喉咙，鲜花
包围了我们的白色的屋子，
你掩饰着你的掩饰，就好像拍我
是抨击一座坟墓，
是你：“你好！”

我不是我一个，是所有
裸露的、脱出躯壳的人的
内疚，我飞翔在城北和南市
凹陷的夜晚，我看见
医生躲进太平间休息
欣慰地犹如自杀。

“你和我？”

“当然，你和我！”

妇女们勤奋地尖叫
叹息，她们为制服敞露的
枪管而果断，为痛
而哼唱，她们围绕着
遗体就像一群独角兽
把死亡变成审判，哦，她们
还将把忌日改造成节日，
盛装宴请下一批客人。

但是我们打着哈欠
站了起来，我们当然有
开玩笑和伸懒腰的资格，
我们带着伤口和假设
赶赴下一则启事，我们
模仿你的逻辑，理智地
受聘于临时的痛苦。

因为这时，老套的
美景总是在这时出现，

车灯照着故乡的
煤渣大道，老屠夫
点数着肥膘猪群，黑暗的群山
解除了天堂的武装，
天使们裸露着肉体。

两个人，在碎浪
冲击的石堤上比较着，
比较着生命的残损，
所有的意义，那些皱纹，爬上
转业战士的鼻尖。

“我和你？”

“当然，我和你。”

(1996.5)

IV

呵七月，呵热量，
击倒了旅人中的
一位步行者。他的遗体
是气候腐烂的个别例证。

这个秘密，秘密的
探险家，发现了几座
废弃已久的园林，
和一个老年男人。

——小衙门里的怒火
造就了他的冷眼——
他一边打量，肩膀渐渐耸起
承担并突破了黄昏
暮色中的重重压迫：
在悲剧朋友们走上主席台的
那些或明或暗的夜晚，
他吟唱了新问题。
他登上假山，从山洞
进到一个漆黑的窄室，
就像假设的那样躺下，
哦，不是死亡，不是选择，
这样来维持肉身的低温
和不道德感的凉快而已；
“两第三批人”，问题是
“究竟哪一批稍稍

有益？”时间冰冷的花环
描绘我们的肉身时照抄了
他们势利的宣言，所以
小偷小摸也得到宽恕。
现在，在花园小径散步
踩着石缝中的野草，
会觉得是踩着他的头。

他在星期六晚上，
去公路边的小酒店。
烂醉的酒鬼们蔑视着名誉，
人人的音调怀疑地
升高，低姿态的恭维
令人怯懦。果汁战胜水果，
医学又征服了美貌，
最终是一个小号手
赢得了疲惫的目光。汽车
和自行车吼叫着驰过，
小号手唱到：我想要
撒尿！这是对年轻的疲惫者的
哪个部分的欢呼呢？
哪个部分的痛苦呢？

月季在灰黄夜色中。
花篮装点着主席台。
呵，他们，一会儿以后，
他们就化装成别人，
跳上你记忆的舞台，

去骚扰老式幽默的朋友们。

“你的气管炎好点了？”

“打乒乓，还是打保龄球？”

他们的幽默是如此乏味：

只有他们自己配合着

笑一笑。呵，他们

还是站在主席台上比较得体。

而在那光线如雾的地方，

玩牌、下棋与驾祥云

需要更高的洞察力。冷于冰不吃，

不喝，不睡。贪婪地

遁到每一个犯罪现场。

——可是有几个人

绅士、工人和乞丐

反对而非追求这一穷人的格言：

在深夜大吃大喝，

如同从睡梦惊醒——

当他们把龙虾的皮剥下

享受着下属献上的

轻描淡写的溢美之辞，

在茂密的草丛中他惊喜地找到了

石桌，一个人的嘴巴在这儿

把语言变成了奇迹。

在江西，在长江南岸，

岁月一下显现出

凶猛的兽牙、旧人物的

老嘴脸，笼头，祭酒，

而一种相反的力量，
清晰的思想，越过田亩
和最低的愿望结合在
他的眺望之中，村树
山峦和云交替染上月色的银光
和黎明的金紫色；去世的朋敌，
善良或邪恶的祖先
重新获得道德的方式。

有两三只鸟儿飞来
酒桌边上，告别了的
人和事返回到忧虑之中。
在村庄里，和坏天气、和昆虫
和风湿病战斗，和常常
降临在小册子里的梦魇
相同的尖刻面孔，
相同的出现在朋辈
转身时的停电之黑暗，
和鼓风机一样凸肚的
那些假和尚，一一
讲和。讲和。葡萄藤搭好了
今年的凉棚，朋友们
带来了酸腐的夜话，
有几分提醒一次夏天的远足，
在陌生的河里互捏鼻子，
弯曲着升起的气泡
在水下透明而恐怖地扩大了
死亡的静寂，渐渐地，却好像一下子

水勒住脖子,像是

奖励突然坦露的伤感;
有几分是对虚荣心的
警告。即令在江西朴素的
东部山区,即令是
山风刮乱了电视的图像,
夜晚把它的权仗交付给欲望,
那鱼游和鸟飞的兽性,
雄鸟搂住雌鱼,不仅如此,
当忧虑送来一大堆华贵
名词,和形容词,
和简明痛苦的概念,
睡梦将它的空间布置成
宽敞刷白的客厅,
客人仁慈地描述另一个
世界时顺便宽恕了我们,
像是容忍老头老太
模仿少男少女光着屁股
安排未来。呵,不仅如此,
关于我们,关于婚姻
和儿女,它用上了失明

之漆黑。一群蝙蝠
俯冲而下,短翅膀
撬开嘴唇和牙齿,让我们
说“恨”,我们说的
是“谢谢”。布衣

长衫的客人竖起拇指，
“生活”，他赞美道，
“就是说反话！”
他躬身告辞，回到他的
 桃花源，山风
 吹得瓦房顶轰轰作响…

(1996.6~7)

V

……比想象的
还要严峻，诡谲。
而且也不是急骤的起跳，
腾空，不是生活的
取胜之道，不是。

那个少女进了电梯，踏上
垂直攀登的道路，
她的短裙迫使楼层的高度
低于美腿，她的睫毛
打开了备用的电力系统，
她的舌头弹射轻巧的炸弹
征服高耸的玻璃帝国，
就像黎明留下口红。

仅仅是，上班了。
她的尖指甲翻开文件
翻开几百几千人
下个月和明年的闷热日子，
她当然不会想到数字
和数字的聚会将造成
一些无关的人神经分裂，虽然，
他们已经习惯于大笑，
接下去会一直阴天，
多雨。网络小姐弯腰请求

试用一种浓烈的香水，
性感，出自科隆，犹如
一对气体的德国翅膀，隐形的
但是公然飞行的纳粹式
战斗机，“妈的！”
她关掉电脑，半恼怒地
合上文件，匆匆肯定了
别人抱在一起的痛哭。

仅仅是，开了冰箱。
并不想开辟通往冬天的
寒冷道路，仅仅是口腹
之乐，享受冬天的礼品。
她的尖指甲戳了一下
冰淇淋的奶突，没有想到
心里陡然升起一柱喷泉，伞形的
水帽冲出脑海的水平面，
像是新生婴儿的脑袋
滴着惊喜的鲜血，因为，呵，
因为一缕阳光，一轮太阳的
一点余温，轰开了
紧锁海空的浓雾，呵，现在
笔直前伸的航线和弧形
展开的天际线无理地
跳荡在红色和白色葡萄酒燃烧的
低沉的光焰之中，现在，
窗外的礁石，楼厦
发出同一个信号：靠拢，靠拢

危险的垂直世界,灿烂得
如同铜色的降落伞。

冰箱,文件柜,花瓶
和百叶窗漏进的光柱绕着
办公桌旋转起来,她成了上午的
旋涡,盘旋下沉的窝孔
吸引着行走或飞翔的
顶层之上的短羽类,一小时
压缩成一刻钟的螺旋体,
这一刻钟她睡了一觉。

醒来抬头,东西已
变得旧和急迫,文件夹
等待着变成不同分量的公函,
她的焦躁和困怠(她了解
小纸袋捆住命运的拘束
之钝痛)和她的下午一并
等待着山东人,他在苏州的
草坪上,正好,击出
一个好球。还有一本乐观的
《他人的痛苦》在车座上,
反射着茶色冰冷的阳光,
司机反复睡着。又一个好球
替代了一幢低级公寓,
而在上午打球农药味
神奇地凝聚(呵,快乐的)注意力。
睡梦猛地提前放弃司机,

他知道这个世界的一小块
恭候沉睡的电话开机,那时,
心脏病慢慢发作,鲜花
驾驶人群屈辱的大腿。

一直这样,在她周围
密布梦魇,暗影;时而
光明朗照,坐在地板上仿佛
花农蹲在花圃里,光斑的
蝴蝶军团忙碌而又蹒跚。
就在压在头顶的小型办公室
最后评价本行的空虚的当儿,
她再次听见瀑布的轰鸣声,
隐约,宽阔,带有高空的
雄伟的落差,和久久的
沉闷的回音。一股温暖的
感激之情,朵朵浪花,拍打
她的乳房;她感到了来自
钢铁云雾遮挡的召唤。

妹妹睁开眼睛,所以
天空出现两瓣月亮。她骑着
羽毛球,和矮胖同伴降落在
球场上: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所有死者。熟悉的,和
陌生的。妹妹的无重身体
救险球和扣死球,把对手
打得大败,呵,所有死者

都站了起来：生前她从未打出
这么多压线球！呵，妹妹，
把你的比赛移到白天，
移到下午之前——她打开电脑，
选颜色，调景灯，云块
远如堆雪，妹妹比原来
臀肥，腿粗，腰摇晃，眼睛
明亮中闪耀浑浊的蒸汽，
“你棒极了！”她为
新潮天使的球鞋添上金羽毛，
喝彩声，跺脚声，她上升的
轻烟掠云之声，久久

摇撼这个上午。这幢
腾空而起的大楼。在下午
和蓬勃的中午，在腹部隆起的
斜坡和脑袋低垂的悬崖
在坏消息决定，之前。

(1996.8.12)

VI

我松安全带的当儿，
手腕被抓住，你说你
是个就要成名的诗人。现在
我休假了，所以我隐瞒
身份。我是男人的瞬间
欢乐，但此刻不是；我是
女人理想的一块伤疤，
但此刻不是；戴戒指而不
炫耀的手腕，是一截粗的
树枝。我要在飞机上
休息一会，只有在飞机上
摆脱了快速兴奋的定时器，
入睡的昏晕感和朦胧感
柔和地显示睡眠的安逸，
那些液体的交易才匆匆忙忙
把肮脏的意义（多少午夜，
多少街巷，多少手帕抹去的
婚姻）概括为一个字：操！
你越来越紧攥着我，
可是云雾俘虏了脑壳，听见
你的声音我仍然昏睡，你的
意思夹带着机舱里的
脚臭，我们已经飞行在
江苏上空，你还抱怨机场
那难堪的沉默，在常见的

尴尬中发现常识的黑夜，
你会感到道德上的快乐？如果

醒着，我会说：“呸，
胡说八道！”而现在我
回答，你也听不见。在睡梦中，
我是另外一个女人。

飞起来了，穿过候机楼的
窗玻璃。你啊，和别的旅客
像一堆问题困在窗前，
等待狂风收回乌云。日程表
已被修改，这么多人的急躁

都慢了半拍。你去厕所
吸烟，反复靠近我的椅子，
为什么不开腔呢？广播里
消息转好不利于艳遇，

耐心告诉我比赛谁更轻佻
不如打盹。脸色绯红，也许
苍白，我的懒劲把

我的感情麻醉了，就像
多余的田野打败了我的父亲。

你斜身挤我肩胛，我
就势扎进梦乡。旅客们
左手握登机牌，右手翻杂志，
长文和短文仁慈地

描述我们的生活(盼望，
笑容，汗水)为罪恶，他们
看到的却是你得到的。

哦，一些无客套的细节，

闪烁着技术的激素般的光彩，
实际上就是激素的
体操。我的悲哀是我有
你无法得到的东西，它像耳塞
登机时使我闭上眼睛；
我的心脏静如梯子。长故事
和小品文讲到我们的痛苦时，
我正向月亮攀援。淡蓝
空气，融化了的天际线，
在几座无声城市的阳台，姐妹
和兄弟，踮起脚尖。
望见月亮的弯曲，听见
我的惊呼：“出了什么事情，
妈妈？”哦，我命运的
妈妈，梦想在梦里实现了，
这里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
没有野兽的气味。云
逐云最后下起一场阵雨，
伴随着妈妈的叮嘱醒来，她
示爱后形象就消失了。
她的权力此时向我绽放
馨香的花朵；你的手掌
把我从弥漫开去的雾
恢复人形。你的舌头
讲话而不是讲价、舔食和
造爱？那些出高价的
贩子和大腹便便的税务员，
那些不幸断腿的足球健儿和

学校里的骗子热情地
使用舌头,我曾相信
我身体为之充满诗意,和谐中
弱肉平衡了缕缕忧虑。
抓住我的手,讲吧,让
金雨——浇过我的头——
洒进我的心田。“金雨”,
抬举我的心地然后降低
我的身价。好字眼的作用向来
如此。我习惯于为
讲好话的俗套热泪盈眶,
可是在机舱口照相你摘下了
眼镜,所以我知道我
乘飞机去天堂。瞌睡中
和初恋的男友照相,他也
摘下了眼镜。他说树、河
和倒影模糊而昏暗。哦你
话假而奇妙,飞机下降,
我没有察觉,我想到
街角,山凹,胆怯的初吻…

(1996.11.2)

VII

现在可以进行一次交谈了。

粗心大意的点头习惯，
作态的沉默，连同二锅头比赛，
和在飞机的摇晃中迟迟地结束了。
出租车驶出机场，轻快地
进入又透明又漆黑的森林，
直到在十字路口等红灯，心里
一亮：那些楼厦被橙色树叶
镶了一道花边。来自楼厦的空腹，
也来自骤然下沉的心情，橙色微弱的
火苗闪动着。啊，第二次
回到自己的城市，第二次
腹痛而浑身汗水散发着处女的
惊恐的血腥味，整个胸腔，
肺脏和心脏，压制着一个声音。

现在可以进行一次交谈了。

洗澡，换衣服，有点儿冷，
身体部分地躺上床。老邻居
不在家，冬天的夜幕像故人猛地
叩响公寓楼的窗户。“什么？
回来了？我的酒量等候着你！”
你的诺言兑现了。请你马上过来，

用你的怀疑表扬我火热的
幸福的心情,用你的恐慌
鼓励我激荡着的有一丝忧愁的
坚定的决心,用你的怜悯
帮助我惩罚我们的乡村电影。
……微生物的呐喊,蚂蚁的
粗腿,劈面而来的螃蟹的
起重臂,锥体水晶,和寂静的
红色砂粒,电影院,VCD,
比实际好的、长途旅行
带回家的照片……我们的
那些漫漫长夜。啊,你在地
草坪上的少女的裙子不朝向阴处撩起,
她们的甩头和地下室的哭声

和其它隐约的东西在喉咙里搅动
但无助于呕吐的快乐。“唉,
我!”我把我青春的尸体留在了东京的
小旅店。我第二次……嗨,
在我去拜访你的路上意外地
遇到你……老样子,但是老了,
折叠伞折叠着,不信任感还在
保护你的——。“我不能在家
等电话,我不能。”啊,当然,
啊,你的脸上有了不光彩的
斑点,你要开始赞美死亡了。
你不是一个例外了! 好吧,我们
蹲在苏州河边的水泥块上,

眼看黑色的河水倒流，白色的
快餐盒带着小漩涡的震颤，逆坡
而上。你戒了烟，我也一样，
还戒了酒。“我们听听他们——”
可是为什么？我是想说——
那些个短裤大孩子说个没完
把从美国进口的抽象武器，

塞满旁边小酒店的雅座间。
我听不清，孩子的声音谁
听得清呢！六十年代制造的运粪船
突突驶来，我的阴囊重重地
挨了一脚：我知道你的后脑勺
热衷于挨拳头，你的肩颈和柔软
霉湿的思想肯定地偏向左边，
你信仰你的苏州河。它接纳
革命政策的大小便，本地老年机器的
勉强的分泌物。污秽它的清澈的
人面兽的贪欲单独为此负责。
就像我们的肠子，为百事可乐的
褐色苏打而排气，为年夜饭
而绞痛，电视节目为我们的舌头，
为腐败的味觉单独负责。多么好，
苏州河的蛇毒的舌头舔着
我的鼻孔，舔吧！我们，

现在可以进行一次交谈了。
登机前日语宣布我死亡，

现在死者开口说上海话。我的口音，
我的高腔很早就 在公园长椅
和门厅里闯祸，也曾经用于
挑逗样板女高音。我…了解
挣脱黑夜的捆绑的浑浊的眼色
和柳条撬开的燕子的嘴巴，我了解你，
把城里人的语气带进田野，把你
在橱窗里的显赫样子缩在
货箱上，从谎言的甜食
你饥饿地打量过身体胖胖的
饥饿的人群。我了解他们
就像北方国王和他的宠臣，
进行春季围捕，猎狗一会儿下地洞
一会儿窜上高高的树枝。
欲望的森林在诅咒中扩大，
迫使旧城区的老爷在合同上签下
远郊的名字，他们的灯光
照亮郊区的夜晚，替换来的

鸨丝舌头的男人和女人
在厕所，在医院，在彻夜亮灯的
其它角落交换野兽的唾液：符号，
分子式，催化剂和集体殉道的
综合的耻辱。主义的河水，
令游泳选手满身鱼鳞，潜水员脚尖
长出蹼。主义的苏州河水，
主义的城市发辫，但不是它，
令我们的味道异样，会面的时候

疯狂如同交易；闭眼见到
小头目更衣；健壮的体格
充满胜利的预感。……你的眼色
灰我的心，我像个小贩
靠贱卖获得新生。啊不，让我
还是你拉拢的那个少年，如果你
听完他天真的幻想虚构的
人变非人的故事，你可以临时
把酒馆当作祭坛，把五月的雄磺
当作我的请求，如果你原谅
久别重逢的两小时愚蠢。

几里河水，一堆沙丘，你说过
白天是一阵风。我的哥哥，
我失败了。我的奇迹是两小时
有两年的荒谬。我想我不能
否定这些不同的面孔来修补
我们的痛苦。我害怕你不同意
我的突然的心虚，我的手
和我的膝风湿曾领我去到
好玩的地狱，我们的学校。而你已经
放弃比赛来轻蔑坚持的虚荣，
我讨厌你的缄默。你刚
长途跋涉，没有恢复疲劳。明天，
我们去豫园喝茶。这些年小偷
——几个孩子——把我的鞋
一一偷走。你送我一双免得我
赤脚。别的礼物，表和

领带,对我如同绳索,留给
你自己吧!我们回家,一觉瞌睡
消除时差后你也许会读报纸。
我不清楚,但就这样吧。

(1996.9.1)

VIII

当一套房子捆住我的手脚时，
这么多人沉湎于猪八戒
为之欣喜的家庭欢乐；当车窗
把我从风景乏味的重复
领进布满污渍的玻璃内心时，
还是这么多人，在油灯
幽暗火苗的周围晃动着脑袋，
胶木唱片播放的 1968 年
是一阵又一阵噪音，少许口号，
多少散会后的离题议论，
异乡天空的星星赞同错选了
战场的悔意，然而在酒吧里，
孤独感回来了，小姐们的
臀部细痣吟唱我们，噢，我们的
白天：用一座新楼和暴发户
抹掉旧楼和穷人的影子。

在乐童换唱片的刹那我想到
我已是我前半生的敌人。
汽车把我啐进酒吧，我是
我十九年前那愤怒的口痰。
呸，战友们！所有挂在胸膛里的
钟表统统锈在了车站里。
哪座车站的剪影闪现在啤酒
泡沫里，哪些人的灰色形象

就卷入刷白或漆黑的火车，
那铃声嗡嗡和火车一样
长如忍耐。传单，噢，传单
就像落叶在空气中翻飞，
沿铁道、公路和山径传递，
传递无畏而残酷的热情。
我的目的是爱和恨，结果是
山和水；月亮和太阳交替着
从桉树那高高的树尖升起，
使我出神的却是少女排队
进电影院时那厌烦的脸色。
现在，现在，少女们排队

往篮框里投排球，双休日，
去淀山湖吃大闸蟹。她们的小腿
穿上火炬牌筒靴，像是幼象用鼻子走路。可是，
填在儿子喉咙里的拳头也在
业余地管理她们的丰姿。
就是这个有八个绰号的小仙女，
(妖精，话梅，肉瘤……)
穿梭在酒桌间，用啤酒和汽水
测试白领英雄的左勾拳。
我知道她是华兹华斯的妹妹，
引导我从黄昏滑向午夜。
一次次添酒，一次次上盥洗室，
整个一天的忧虑归于尿。
如果我需要她开口她就会说，

“老牌子的啤酒爽口呢!”
如果我需要她坐下她就会说,
“今天申花输给了大连。
今天晚上……”。“好啊!”
生活的意义附着在球上
翻滚着向前。意外局面的震惊。
排球和睫毛一齐弧线

飞行。我欣然接受又一支
老革命歌曲和半裸的舞娘
组成的恶劣图案:球场,球桌
给我们带来战斗的欢乐。
我们打败了我们的老年敌人,
他们的军服却大摇大摆
征服了我们。她去送炸薯条
收小费的当儿我闪回到
火车上,噢,星星低垂,火车
把我留在平原上的小镇。
另一个夜晚,当杜甫的月光
推动凯江急流,我读着
《毛主席诗词》进入富裕的
可耻的梦乡。那个夜里,
他走出游泳池去抚摸了天安门。
沉默重新统治田野中的
美丽的会场。流浪汉回家了。
炸薯条来自漫山遍野的红薯。
她怎么知道幽深的水井确实
掘在我的灵魂里?小姐,

我的小费出自我灵魂的枯竭。

小姐,让我告别你们

美意布置的噩梦。下一个酒吧

带我封闭的水井到摇摆
在黑暗中的中美洲水手中间。

阴沉的蓝色祖国送他们
到所有陆地的地下室,混合着
渴望和海风的腥味他们
跳呀肩胛耸动像是海鸥的翅膀。

或许在土床上翱翔甚于
在甲板上写长信。我问他们

UFO怪影和飞船的残片,
他们要讲的却还是康拉德和
无供氧装置的海底呼吸。
我们的城市女郎总是假装喜欢
怪鱼,海贝,冒险故事。

背叛船长的怯懦所崇拜的,
掀起船长的胆量所惧怕的,
年迈水手也是港口的风暴。

但是我不再需要那个酒吧的
灼热沙漠照片。我就在大街
躺下,直到警察奖赏给

一张法律的发票。当我帮助
我们的国家恢复了尊严,
一个猪八戒崩溃了。早先
乘船时倒进海里的廉价白酒

在脑里阵阵轰响。我看见我
饰演过的角色跑步而来，
忽然又转身跑下。“喂！哥们，
小弟走啦！”如果他们
打招呼我就唱歌。就会忘记
1970年村姑怀孕，而她
堕胎了。就看不见警车呼啸，
驶进霓虹灯的浪涛之中。
我突然感到我像一幢楼房
黑咕隆咚，带着群体的力量
站在浑浊的夜里。紫灰色的
街灯一一熄灭。一只巨大的
乌鸦飞临这座城市，也许是一
群。扫街的驼背老太
来了（这黑夜的政委）挥舞着
扫帚。她哼唱着一支老歌

(1996.11)

IX

不是另一个中国。

不是工业废水
和从事悲哀的男女，
和恶势力的慈悲一笑
在这里的回声。

我俩，革命家

在书店里碰头，
不是为了战斗，只是
酒后咬文嚼字。
只是像勤奋的苍蝇。
出走，回家，钻营，
探头到栏杆外面
喊叫着对话，
开放自己的头脑，等等。
还有恐惧和貌似无奈的
逃亡，发疯。
迟到的恶势力的羞辱
正是通向晚宴
和享受晚宴的签证。
惩罚吧，中国！

中国！中国！

噢，我在西藏没有
找到拉萨，在大兴安岭

没有找到一棵好树，
两地的雨丝像绳索，
我浸在可耻的

骑马飞奔的快感中。

我听见蹩脚的汉语

正式地述说幸福。

和尚与和尚假言假语
秘密赞颂菩萨，体育迷
把屎留在喜马拉雅山，
士兵回收祝福。

过道里收拾夹克衫上的
奶油渍，学生背课文，
“好戏在后头。”

我来到北京，我看见

祖国的语法中心，

有一个人在点数

匍匐在他周围的街道，

并把鞋底的广西泥巴

擦在花岗石的台阶上，

他决心回到医院，

做现代派首领。

丛林里不寻常的影子

赠给城市一只山猫，

它的爪子向下扑。

让不信神的人成为神。

让不怕鬼的人成为鬼魂。

噢，昨天，我的扑克

输掉了我的裤子。
这就是政治的舌头，温情地
呵护我的下身。

没有怜悯心的愿望
统统变成了现实。
城市把棚户区的居民
抛到它膨胀的面包皮之外
我们从远郊的工房
乘厂车穿过长街。
我们也从电视里看见
那些橱窗，广场、交易所
河流和语言，一夜之间
都恭敬地清洁起来。
市政府前面的喷泉
还奏响了圆舞曲。而早晨
鸽子像钟点一样起飞。
火车刚停，又得走了，
只是为了走。
不是追求所爱，是逃避
所怕的东西。问题是

何时，何地，何种玩意
尚带着恐惧恭候，
我在网络吧中和你隔海
叙旧的无聊。今天
除了厨房，除了酱油瓶，
除了妻子和锅铲的

一阵晕眩,快板和慢板,
变窝苕的葱翠为死板,
地下室、顶楼、眨眼的
瞬间的黑夜和星空,
书架、衣柜、报纸、鞋底
卫星直播、手表、马桶
window95、所有地方
都出现了空洞。
我在底层的电梯口
而一切向虚无开放。

本城事务的春天

挤我到儿童公园的厕所里,
冷空气从梅花窗和粪坑
抽打屁股及背脊。
老头老太又比又画,
好像那些时光,那些地方,
那些人,从秋千掉下,
剪纸落在纸上。
异乡的利益,一厢情愿的
效忠思想,名城的绝望,
和渔村的炫耀的号子,
夹血丝的化脓的老痰,
全咳出了,啐在地上。
噢,无法蹲着看报,无法睡懒觉,
提前到来的稀薄的黎明

给我俩的黄昏画下向上的

喷礴而出的
忙碌而吵闹的亮色。
可是，朋友，我讨厌你，
我讨厌你的机器脑袋，
它依靠泪水运转。
我讨厌你的不刺耳的声音，
像是政客的巧妙的

菜谱，坏透了！
我们分手吧。你的飞机
将要升空。我的公共汽车
进了隧道，黄浦江

在我的头顶流淌。
隧道把我送往黑暗岩石
之下的地下河，
在那里和我母亲团聚
多好，她在种菜……

但这不是另一个中国。

这么多形象
从我的身体分离。
你在记忆那废弃的
矿井里，不是
我的急于弯腰的影子。
我看见了三叶草。

(1996.12.12)

X

为什么是他们，不是我自己，
为什么是他们，不是一个光芒四射的人，
是一个女秘书站在高楼的顶层，
为什么是一个妓女，在飞行，
为什么没有思考，只有回忆，只有错觉，
没有成功的对话，只有揣测，

(时隐时现，好像有一个人……)

我接触和熟悉的生意人
快乐并死于他们的狡诈的生意，
他们会占用喝可口可乐的时间
掂量他们的陌生的精神飞行器吗？
所以我跟踪他们的肉体，
如同电流一样在黎明的履带下熄灭。

我了解和讨厌的医生
贪图并占有他人的各种痛苦，
他们的超常感情是杜冷丁施舍的。
他们热爱心电图，把空气
推进胎儿的心脏，把坏死的肝扔进
黑色塑料袋，当我穿过大街和小巷
走向某个家庭，我就是医生。
我就是那些等待医生的家庭中
着迷于药味的低烧成员。我就是和你
签下合同，白衣一闪的青年。

我就是小姐，嘴巴向科长开放。

我就是司机，目的地由你们吩咐。
我就是清洁工和扫帚。我就是电吹风
吹散的恶心的汗味。我就是喜悦
牢牢抓住的男人和女人。而不是悲哀
假意伺候的文人雅士。
我在外地，在大街上，在梦游。
啊，我没有任何未来可以捕获的自我。
我打开纸板箱，
我打开相册和日记，
我看见一个孩子迅速赢得敌人的奖品。

因此我的敬意来自睾丸，来自不安。

（我会在五平方的房间里
接受艺术家的忠告？
他们的自行车后座上压着雨衣，
离去的时候他们认为日子
被牡丹牌香烟重重地击垮了。）
在这些潮湿普通的下午的来信中，
我没有读到关于诗人的天堂，关于忽然飞向
李白酒醉之后到达的险恶山岭保护起来的自由
省份，
或是杜牧发明的曹操的帝国里的音韵
其不受控制的波动管理着反复无常的党派，
或是但丁在邻家早夭少女的带领下
一路幸灾乐祸
最终走进的高高在上的光明地区，庞德为此查阅了
多少冷门书籍，或是城市里的尤里西斯搭乘公交车

返回他新村的伊大嘉,其实他想要返回的是有瀑布的
花果山……

但是我是孔子的学生,浓雾将我
困在轮渡口,我看见我变成
一头花豹入侵政府大楼,
那惊恐万状的马戏团紧急地
招聘驯兽师和小丑,猪年的会计
向鼠年交上快乐的报表。
过去是鸡,而数字是狗,以后是老虎。
但是我看见坦克迎面开来,
炮筒上没有缠绿色尼龙草。
我央求老子带我踏上逃避的道路,
从他的晦涩的诗行
向乌有乡消失,消失,
但是我是《参考消息》的不忠实的读者,
我相信火星和月球
将会建立一些移民村。
孤独而傲慢,我坐在红色的矿石上,
我把我的钱包向宇宙翻开,
眼看着河床里沙子流淌。
煤烟,废弃的芯片,逃出实验室的变种白鼠,
同样古怪、庞大、冷血的布满疑点的哲学恐龙,
可怜的月亮消耗着它纯洁的光亮。

两个穷画家帮我在走廊上
搭建的厨房是我惟一能够打开的现实主义画册,
里面的作品全是超现实主义的。

吊胃口,管用,偶尔精彩,但没有风格。

我侧着身子,半饥饿半享受地烹制,

它非法地属于我个人。

我干嘛借用西餐厅的彩绘玻璃——

它早被腻味地夸耀成了狗屎,

教堂的彩绘玻璃和教堂长椅,和长老的陈词滥调
和我的腹部、胸部、脑袋,和我的欲望

和我无法实现的善行毫无关系,

所以我拒绝它们的形象和名词。

我的电脑如同我的厨房,

我的雨点,我的惊雷,我的敌敌畏

它们彼此兼容,不规则地

构成另一个宇宙:土豆烧牛肉时

没有节制地加罌粟壳,打印机打出的

文字带着幻觉。

在一个旋转的虚无的空间里,

我遇到老师,光头戴鸭舌帽,

他不再种地,矮儿子已经成家,

他奇怪我还是迷恋猪八戒,

他已抛弃孙悟空和外层空间的秘密,

“保留那么臃肿的爱好,你和国家。”

我的暖气片回答他,寒气弯曲了

我的膝盖的时候飞碟

把我带进强光的地方,

也许就是机器里的房间,一种靠近真理的感觉

迷糊了已经动摇的信心,

光晕和光斑,蝴蝶纷纷,

马上让我相信外星人的坏主意，
在键盘上眺望他们的星球。
和我们的灵魂的天堂。
在我的房间里进行我的星际旅行。
在我们的地狱，我们的银行，
抓住上帝之手是可能的。
而在夜总会，在我走神的当儿
一位小仙女会在面前出现
把我带回我的房间。

我向这个冒牌的前卫小姐致敬！
这个打工妹，这个农村，
这个为春节献上背影的娼妇，
我崇拜她的眼泪，她的粗腰，她的假话。
死亡不足以概括她的海底的天国。
她一直在跳跃，跳跃，踢她的毬子。
啊，我崇拜海的蓝色，它的汹涌。
它使我们像鱼，像健忘症。
像夏天的夜晚的相互攀比。
我脱下的他们的衣服多么像灰暗的波浪，
我正在腐烂的肉体并不是一个通向书房的把手，
话说回来，这也不是什么自焚表演的结束。

(1996.12.20 上海)

一年的最后一天

起床的时候大雾已经散尽。
女邻居穿着内衣在走廊上，
把粗眉毛画细。
我酒还没醒又害上感冒，
昨夜的寒风龟缩到了胃里。
如此糟糕的身体属于我，
就像难看的体形属于女邻居，
她别扭地闪身让我走向楼梯口，
我毫无目的但必须下去。

阳光从来不像此时强烈，
在草坪上印下清晰的树影，
在草坪上，男生翻筋斗，
女生单脚乱转，
发白的树叶零星地落着。
我开始退着走路，
并听见一辆卡车驶近屁股。
一年结束，
世界从连日浓雾收回了它的形象，
(墙上的标语无耻地醒目)
但是眼睛不收回泪水。

(1996.12.31)

一场小雪

从她的家里出来雨变成了雪。
幽暗的街灯下看不清雪花的旋转，
但我感到雪花摇动着这个夜晚：
乳房似的天空，带湖泊的县城，
和布满南方卧室的明式床榻。

与我的脸颊和颈项快速地轻触时
雪花融化了，快如一个命令。
我会在交谈中追求闪亮的沉默，
并在睡眠中抵达山区最深的山谷，
我们将会在那里汇合，我和你。

现在，雪也许就是天意，无声地
刻写着太湖的阴沉的水面。
县城的几条街道被一股熟悉的磁力
(如同破伞骨架在修伞师傅手里)
收拢时，疾病支撑着一个女人。

她的感情由日记本管理着。
她的夜晚平分了她的肉体，
倾向一侧的体热使她感到无论和谁
都是献身。可是雪街一点点
把我引向四川山坡上的另一个女人，
在冬天，她就是寒令。

(1996.1.27)

乌 鸦

有一天，在小学课堂，
我学会了这个名词。
那天晚上我看见它的黑色翅膀
从天空分离，像一个降落伞
带着飞翔的感觉落下，
罩住妹妹和我的身体。
唉，妹妹从院子里的核桃树下
迟疑地走进她的卧房，
走进一只巨大乌鸦的嘴里。
后来在异乡，在旧建筑的废墟
在我心脏的墙壁我看见鸦群
蓦然起飞如同死亡的预感
如同乌云一团，就想起妹妹。
她和一个男人结了婚，
在乡场惟一一条短街，
一个杂货铺里。

(1997.1.19)

日本电器

开始是三洋和松下录音机
把香港和台湾当做红灯区，
介绍给我们的压抑的生活。
我们的英雄还是喇叭
和喇叭的数量的占有者，
但是他们在唤醒记忆中的仇恨
同时加给记忆新的同类暴力的仇恨。

早些时候大陆和岛屿
签订了一个绿色条约。
接着签订了其它颜色的条约，
他们再次来了，从吴淞口。
上次是征服，这次，
他们来到熟悉的地点，
把中国的石头变成钢铁，
变成中国生活的支撑部分。

我们在没有夏天和冬天
没有冷和热的日本气温里，
上班和过夜。肉和蔬菜
用三菱冰箱的特殊的恶臭味
巩固我们的厌食症。
索尼电视放着索尼广告，
引诱我们买它的皇帝。

我们的平原和山区，
汉族和少数民族全都接受了
这个庞大而昂贵的图画皇帝，
它的画面和声音如此清晰，
证明我们一直生活在模糊中。
甚至更坏。DVD 将要
证明那些好音乐是扼杀过的，
眼前的白天是黑暗的。

(1996.12.28)

人民银行

陆家嘴的楼群在傍晚的灰雾中
垂下昂贵的头颅。
人民银行的椅形大厅
有麻脸警卫禁止我们这些人进入。
我们不是银行家和银行家的亲戚，
我们不是这座银行要算计的人物。
我们就是人民，男人和女人，
莫名其妙但是喜气一身。

银行的母亲竭力端坐，
老而权势，吞咽着串串数字。
哦，这些数字一惊一诧，
多半是黄连的苦味，
少许是可卡因的飞黄腾达的幻觉。
它们过多地来自乘法，
它们野蛮而心虚地堆积，
朝着一次友好的、彻底的腹泻。

那些害怕人民的数目的人
登上了讲台，并从会议去了银行。
我曾声称我是个无产阶级诗人，
却酷爱到外滩和陆家嘴转悠。
这个谜语就像高压电通过椅子
征服相似的神经网络，战利品

就是后来的沉默。
少于人民又多于人民。

(1997.1.20)

长篇小说

既然你被定了罪，我就为你隐名。
你的小说从来没人读完，你没有本事
让那些奇怪而痛苦的人当真地打架，
而你现在进了监狱。你造的别墅拍卖后，
所有的过失就是二十年自由。

现在有的是清静的夜晚靠着墙壁，
耻辱为你头痛的头颅裹上头巾，
你没有想到他们利用最坏的风声
提前一天收回了友谊。顷刻之间，
他们把你送回小说家的不幸的幻梦中

并供给你一打反面形象。你在铁窗
析下的光柱下面进行自我审判
陈述另一套口供时，一部长篇小说
向你展开了。主人公穿着军便服，
喊着口号，登上一列贴满标语的火车。

中途就被发现了，他是个恶棍。
他盗用了一句话的别意。没有成年
他就获得了骗子的名份。像其他骗子
他开始欺骗自己并获得胜利：一而再地
进监狱，上法庭，吐痰。好像是

谬误时代的硬嘴英雄。他穿着旧军衣
来到装修一新的新时代的被告席，
讲述那一套烂熟却越来越新奇的理由，
法官和旁听者都宽容地打起呼噜。
确实，他现在只会文字游戏。

他是过时的工于篡改的语言大师吗？
不。他就是你。你欺骗过档案，
欺骗过母亲、朋友、自己，但是
从荒谬的逻辑支取巨款，你为的是
一百座别墅，因为你信仰一百个假期。

(1997.2.14)

邮递员又来了

当无产阶级的冬天的朝霞
照亮了西湖边的石塔顶，
一个女人代替另一个，
不抱希望但没有死心，
把尖叫改装成问候。

那些明信片用明朝阁楼
和残酷的小溪挑逗对外乡的贪欲，
它们挪动了脆弱肩上的记号，
试图把茫然的视线
和茫然的视线结成明亮的锁链。

(1997.1.3)

一分钟爱情



你心里升起了一架飞机。
从录像厅出来你晃荡着肩膀低语。
你们同居已十年但没有相爱。
枪战片结束的瞬间你顿时站起，
和主角一样，身体像冰淇淋融化了。
你的爱人在洗手间里。
她出来正好一辆出租车停下。



她在门口回望着
你弯腰付款的姿势。她想起
影片里的慢镜头。风衣在夜风中
使她感到眼前的一切开始交流，
并将腾空而起。头上的螺旋桨，
下腹的发动机，和伸向你的长舷梯……
你配合司机的缓慢，开票和找零。



在浴缸前谦让了一会儿。

你们彼此发现，机器的完美
有着开关的正确和冰冷。
水声哗哗响，她在搓背呢，
而你在网上查阅所有报纸。
今天只有这一个奇迹：
两个人两次踩着悬崖。



午夜的黑漆和寂静
合上生活的书本。
你们按照甜蜜的新配方
熟睡在各自的习惯里。
肢体礼貌地交叉，面孔
对面孔，亲密地迎合。
而她翻身，翻开了新一页。

(1997.4.9)

乌木纪事

稻田被房产商挖开，样子像是盗墓。
地下五米深，巨大的乌木，一共两根
像一对沉睡的恐龙夫妻，躺在河沙覆盖的
旧河床上。我仿佛听见了它们的鼾声。

或许它们只是一对麻柳兄弟，但是，
完整的睡眠奖赏了它们的梦幻：让木头
变成石头，让肉体变成不朽，让长长的
呵，长长的夜晚，变成肉骨……和无限。

专家带来了黑色价值的小恐慌，小伙
和姑娘连夜规划。他们将在本县惟一的
雕像下恋爱结婚，而时间是本县惟一的
艺术家，凡是晴天它都贡献一道阴影。

当然，四月以奠酒开始，以婚礼结束。
一根乌木被锯断了，等待着吊车、铁钉，
而先生们终将在弯曲的月光下来到河滩，
为河道的移动而残忍，而淡淡地伤感。

1997.5.27

跟随者

1

我在房间里枯坐着，
却从一个城市到了另一个，
我已经在四个镇、三个城，
赞颂过卧室和女人。

那些油污的市政工人
在街头奔忙、奔忙了一生，
却只是从一条街回到
下水道相连的另一条。

我在房间里坐哟坐哟，
但我了解那些着急的男人，
在那些个灰色的城镇，
他们和我上同一个厕所。

我的邻居熟悉我的命运：
在一个小房间里奔波。
他们在两公里以内过活
静而又静，像一把铁钉。

2

元旦夜，干燥的空气闪亮着礼花。
我指挥滴水抹布；我把贴身文件
(报复性睡眠的那些理由)搬进新家。
卫生间，厨房，小书桌，大卧室，
收拾成习惯的样子；文件放进书柜；
坛坛罐罐如同海军在甲板上站好，
整齐而困倦。出门时

我发现，我不仅带来了
老邻居，还带来了废话和不卫生习惯
带来了一群市政工人。

半夜时分，天空停止了呕吐，
新村楼房像是一堆堆呕吐物，
我回家和几个浅色衬衣的夜游人
从一个街角走向另一个。

街心花园里，
白色庞大的肉虫迟缓地蠕动，
他们翻身，打呼噜，讲梦话。
街灯以它零星悲哀的分币
装扮他们(美梦的宠儿们)，
突出他们中间新人可笑的催眠的数字。
我感到这次搬家又不成功。

3

是老关系来到了新地址。

他们告诉我暴雨的消息，他们说

他们买了新雨衣，而下水道

不会在天空大怒的时候进行抵抗。

但是夏天，他们认为，应该

尽量呆在二楼，离窗户远点儿，坐着。

把昨天和今天的交易继续。

4

于是有了一些理由
搬家，搬啊，搬啊，
频繁欣赏身体的病态
津津有味地沉默。

而且唱小曲回报这个社会，
带着一群市政工人。

他们不愤怒但是说下流话，

他们就是他们的标准。
他们就在最近的小街上，
轰鸣着：电钻刺进城市的水泥皮肤，
铁锹啃城市的水泥骨头。

城市又聋又哑，
地下管道挽留腐烂的一切，
地下管道的秀美的狭小
就像血管硬化的栓塞
召唤市政工人的手术刀
他们的钢筷子。

他们切断铁管、钢管、水泥管，
他们迫使它们粗壮，
迫使它们让位于大一号的
同样的管道。

他们迫使整个街区停水、停气，
停止洗澡和喝茶，
他们迫使我们盼望他们，
回想他们；半年前
他们才迫使我们绕道而行，
迫使我们想起他们的儿子已经接班，
他们是市政工人。

而我(我们)的出路就是搬家，
搬呵！搬呵！
当我们抛弃多余的东西

木椅,字典,挚爱,
生命好像有了一点意义。
当我们抛弃身体的时候,
(我们乘过的飞机都腐烂了)
也许有人会点一点头。

而市政工人还在街上,
挖啊,挖啊。

(1997.5)

电 话

(哦,朋友!

我们两人的电话会议。)

连日大雨,接着连日高温
乃是气象报导,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我的皮肤早已不是我的淋浴器。

我躺着呢!电视重播新闻,
我好像第二次访问火星。
那些红色的火星石证明坏心情

保留着高速度;一小时多一点
就厌倦了一个星球。早睡早起好,
还是晚睡晚起?抑或失眠……

……许多实际的问题白酒回答不了。
我讨厌你想起那些日子,警察穿着便衣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意义。

(1997.7.21)

在公园里

今天,如愿以偿,下午四点,
靠在中山公园的长椅上,我深深地
睡了一觉。醒来感到若有所失。

并不是从那些打木兰拳的女人,
和那些踢足球的孩子身上,而是从我,
从我在草坪边睡觉的那个惬意的间歇,

一些东西消失了。我从孕妇的肚子,
击球声,蝉声,和飞过公园上空的飞机的
嗡响中听到越来越多的间隙。

我曾经认为,天空就是银行
会失去它的财富,它的风暴,它的
空洞;但我,没有什么可供丧失。

我所有过的,在我看见的时候,
就不属于我。我所有过的,在我说话时,
就已经消失;没有形状,没有质量。

我甚至知道吹乱葬礼上哭泣的亲人的衣服的
并不是死者的呼吸,
和歉意。噢,不是。

(97.9.3)

北 站

我感到我是一群人。

在老北站的天桥上，我身体里
有人开始争吵和议论，七嘴八舌。
我抽着烟，打量着火车站的废墟，
我想叫喊，嗓子里火辣辣的。

我感到我是一群人。

走在废弃的铁道上，踢着铁轨的卷锈，
哦，身体里拥挤不堪，好像有人上车，
有人下车。一辆火车迎面开来，
另一辆从我的身体里呼啸而出。

我感到我是一群人。

我走进一个空旷的房间，翻过一排栏杆，
在昔日的剪票口，突然，我的身体里
空荡荡的。哦，这个候车厅里没有旅客了，
站着和坐着的都是模糊的影子。

我感到我是一群人。

在附近的弄堂里，在烟摊上，在公用电话旁，
他们像汗珠一样出来。他们蹲着，跳着，
堵在我的前面。他们戴着手表，穿着花格衬衣，
提着沉甸甸的箱子像是拿着气球。

我感到我是一群人。

在面店吃面的时候他们就在我的面前
围桌而坐。他们尖脸和方脸，哈哈大笑，他们有一点儿会计的
假正经。但是我饿极了。他们哼着旧电影的插曲，
跨入我的碗里。

我感到我是一群人。

但是他们聚成了一堆恐惧。我上公交车，
车就摇晃。进一个酒吧，里面停电。我只好步行
去虹口，外滩，广场，绕道回家。
我感到我的脚里有另外一双脚。

(1997.6.10)

星期六晚上

匆匆进饭馆，要了碗面条。
两分钟吃完，显得很忙，对地板上
蹲着的黑猫也没有在意，它一直
巴结地叫着。小店里就两个人，
我和店家。他歪站在柜台边
冲着灭蝇器直笑，半冷淡地
应付我的不耐烦，好像赞同
这个晚上的枯燥。他认真地找零时，
我感到有事情可做的确重要。

所以到了街上，买份晚报，
(没新闻)车一停下，就上去了。
公共汽车的冷气开得过分，
我猛地一抖，赶紧把背靠在椅子上。
车里布满塑料、木渣和油漆的
怪味。车上没几个人，下雨，
谁还要出门呢？如果不是回家，
不是一个不可靠的念头驱使，
谁愿意花四张车票，垂着脑袋，
几乎睡着了穿过南京路呢？

一小时，一觉醒来，我赶紧
下车。“有点儿糟糕！”身后
一个人说。他专心于擦眼镜

坐过了站。我回头瞄了一眼，公交车摇摇晃晃，驶入那雨丝夜色和霓虹灯混合的昏暗中。我知道，银行门口的小伙子就是我要见的人。他短颈，矮个，自称是个强盗，当然，他已尽量挖掘过他的相貌。

我们在走进快餐店之前就把几句话讲完了。要了冷饮靠窗坐下，我们谈起相关的几个当事人。他们的痛苦在几个大学之间奔走。而且，他们也习惯于轻松地嘲笑，嘲笑自己的器官，迫不得已，和各种计划的无聊。过一会儿，他又斜眼看看窗街，困难地与他脑中的那些街市比较。

他顺便提起他母亲的葬礼，很多亲戚，很多鞭炮，很多不认识的小孩，但很少时候亲人们围着遗像交换悲哀。他认为她的死结束了一场争吵。我终于没有弄清是谁和谁，决定把药物放进面包，她吃了一个月，然后她最后地微笑。我们恰当地沉默了一小会儿

看看已经把时间拖得够长，
就站起来告别：“下次吧！”

一到街上，他就消失了。
时间还不晚，回家前不妨
逛逛街。又是那个不可靠的
坏念头，拽紧我。心儿直跳。
抽了支烟。甚至去电影院看了
节目表，片子好像都看过。一部
讲鸦片，一部离婚，另一部
讲我们中的一个战胜了感情。
我十岁得到的答案现在依然在
调侃我的疑问：我属于我们。

因此，日子美好的标志就是
散步、洗澡、使用人称的
单数时慢吞吞地胡说八道。什么
意思呢？几条街，几个乐队，
演奏国歌和军乐。商店敞开
的大门里涌出一股冷气。商店里
两个姑娘在挑选胸衣。此刻，
我想回家了。否则在高架桥下，
跟着气功师，就得学习用脚
抓背、打拳。反而用手走路。

职员们打着哈欠，提着电脑，
钻进出租车；高低楼房的灯光
开始熄灭。从弄堂里的酒吧

传来爵士乐的喝彩声。毕竟，
在这样的睡觉的时刻这么吵闹，
似乎一周的生活终于到了高潮。
其实很快，车到站了。现在，
夜深但夜色灰白，不是漆黑。
回到学校，我甚至看见路边
树林里，两个孩子走着拥抱。

(1997.6)

在徐家汇

一

我在细雨中走着，一次
又一次，穿过马路，来回于
电影厂和教堂之间。少女
小伙子和老人都摇头说：
“抱歉，我不知道。”在地图里，
我们也查不到那个公园。

当我一瘸一拐地，绕着圈，
走到雕像前，街灯亮了。
有些模糊和夸张，好像他
挥动着一把笨重的铁铲。
我看不清他的脸，在人流
和夜色中，还是那么坦然？

二

他究竟想什么，想干什么，
并不重要，危险的是现在，
我们的卫生间里放着割草机；
父亲打电话说最好这样，
女儿坚持最小的事情必须

标志宇宙的秩序，“必须，必须……”

自然！”她买回家的水，菜，
肉，调料和内衣，都贴着
“绿色产品”标签。在阳台上
她一边弯腰一边放屁，笑嘻嘻地
回答爷爷的礼貌的关节炎，
“你看看，低级不低级？”

三

推着推车，在超级市场
不断降低的价格的海潮里，
我看见了徐光启。他好像
潜泳之后，从鱼和贝类中间
站了起来。他胡子尖尖，滴着水，
反驳说他不是美国人。

不是惠特曼。“我呀，喜欢
上班的时候练气功呢！”
一个老太太来挑带鱼，打断
他的自白。我们等着找零，
我猛然想起一份海外杂志，
说我们吃的全是污染。

四

我们的女儿就是我们的谎言，
美丽而短暂，给我们留下
真理的争吵，深深的悲哀。
瞧，你抱着德汉词典
绝望地靠在门框上，笑着，
我们的语言又遗弃了

一个意义。东方商厦的
钢琴弹响它惟一的曲子。
我们找到了地铁入口，火车
带着寒气轻快地停下，我们
上车吧，我们现在当然地
从我们的城市迅速消失。

(1997.10.29)

汉学家

一出机场就以为下错了飞机。
没有喝酒的亭子,没有恋爱的郊区,
没有警察用步枪挑谁的裙子,
没有一个学生说:读书毫无目的。

但保龄球才打完一局,一个人
就对另一个说:过一会洗澡,你我之间的
区区小事不必影响你我的兴致。
整个晚上他们比赛谁输得彻底。

很苦恼吗,为无法理解的悲哀?
过道、砂壶、磁杯、好茶和谚语
不帮助你掌握心神飘逸的逻辑。

但是多么享受! 区区几首唐诗
批臭了这个时代的左派和右派。
还要惬意,美妙的中国就在厨房里。

(97.11.11)

Pankow^①

汽车碾着落叶停在环街另一端。
那里几幢房子待租，灰暗的花园里
新立的木牌亮着电话号码；旁边就是电车
缓缓滑向冬季深处，铁轨弯入郊区。

小伙子拴狗在树桩上。在轻响的
漂亮的旗帜下，大使们曾经相互行礼。
接传真，发照会，为远方的祖国
而穿衣、讲话、喝酒，而匆匆退席。

连垃圾桶都倾诉着变化。连旧电脑
都无法启动旧程序。沿黑塞街去墓地
会遇见一个精神病人，唱歌拯救他的记忆。

可是在文学馆，所有声音确实来自模仿。
某个地方，某个时间，某个稍稍年轻的人
从痛苦发出呼吁，而非召唤痛苦的情绪。

(97.11.25)

① Pankow，柏林北部城区，原为东德使馆区。

1997年12月2日夜

大雪把我们引向波兰，
几乎到了边境。我们应该
从德累斯顿往北，但我们一直往东
停在一片轻轻轰响的田野里。
后来在监狱城^①加油，我发现我们都没有注意到
收音机播放着肖邦的练习曲。

(97.12.7)

^① 指 Bautzen, 德国东部邻近波兰的一座城市。

学习之甜

一、张团长的第一个问题

纪念一个杂技团的解散，1984

他终于看见：“她开手提包时，
我看见里面有一把折叠尺。”

“更有甚于弯腰衔花的是我们
杂技团的团长，在鸡蛋上原地跑，

又命令我们把花吃掉。”晚了一点，
她还是开始为腰找药，并和他

交换医生和处方。“阿斯匹林，
永远是阿斯匹林。中药呢，老是当归

和三七。”她吃了多少花，而他
吃了多少柔术演员，他告诉她

是药物帮助他消化权力的肥肉，
但她又是如何消化自己的骨头，

“每当你翻身跃上椅子上的椅子，
我都担心我们对腰的理解错了。”

当然，错误而又可信的东西很多。
演空中飞人时他信赖下面的保护网，

“但是，他飞得太远了。”她笑着，
他却板着脸。“她开手提包时，

我看见，包里面有一把折叠尺。”
医生的镇静剂确认了他的发现；

他入睡，但见折叠尺飞来，一会儿，
惊喜地察觉自己就是那把折叠尺，

半拉直，接着她亲个嘴，又叠起来。
在他醒来前她用退休金买下保险，

并签上他的名字。她相信团长的骨头，
因风而痛确实是因为羡慕好“风骨”。

这是1984年，他40岁，领导全团
集体退休，吃血药。她纳闷的是：

他越来越怀疑她过去的表演（而当时，
带给他多少性幻想），他纠正过的

那些功夫似乎也有假。“我们真的
按我们的需要改变了你的骨头……”

为什么你手提包里有把折叠尺呢？”

她回答说：“我切肉呢，无法回答。”

二、警察的第二个问题

谁为那些骚扰电话向立法老师道歉？

1996~1997

他们穿制服，叼着烟，在我家楼下
第一个问题给我的朋友：“为什么晚上

不带身份证？”朋友们刚才很幽默，
现在却不说“嗨，没有准备见警察。”

第二个问题藏在一个警告里：“现在，
过了熄灯时间。”这等于说女老师，

在亮处做了黑暗中的事情，应该回到
学生的座位上去背时间表，也不妨

趴在课桌上睡觉。我的法律受到审判，
艺术家和他们的假耳旁听了小玩笑，

疾回他们的酒吧。丈夫和我挽手上楼，
我早已习惯在这种玩笑的冷控制中

说着低级笑话上楼梯。楼下邻居来
我家门口看风景，又进屋看我们玩牌，

但我们不认识他呀！我检查过过道上
我们的简易厨房：醋和酱油里没下毒。

我拆开冰箱、空调、衣橱，它们不是
巨大的录音机。电话彻夜响，没人

向我们说话；我相信不说话的是我俩的
不同的情敌；他相信如此自我美化

对我俩私生活有利。我坐在沙发上
有站在拳击台上的感觉，他在床上

有在牲口市场上的感觉；我们知道
挨打和被拍卖的困厄紧密着我们的感情，

因此我们盼望我们构思好的好日子
不要降临……为使我们恐惧而又幸福，

……为使我们同时拥有牛奶和蓝墨水。

……我们比我们邻居多出一倍家务：

清除蓝墨水的污染。我向一个虚构的
公司付费，他们像洗衣店一样回答我，

我的身子一股肥皂味。我们不裸体
就被双倍肥皂味包裹，而我们不倒下

就被双倍账单拎起来；电话彻夜响，

没人向我们说话；我们为我们没打的

那些电话付费时有解脱感：此时此刻，
我们没有见到警察和他们的烟头。

因为我家熄灯了。我边调电视边问，
“……你当真把蓝墨水倒进牛奶里了？”

他边理床边说：“……当然，没有。
本想忘掉他们，却一整夜琢磨着

他们的善意：睡觉！好像得了失眠症
……关了电视睡觉，好吗？”……

三、小学生的决心

“……未来是我们的。”

1964

老师讲什么学生听不懂，大概是附近
有一支穿白衣的军队，骑在硬币上。

有些学生看见敌人的战车越过刀背山，
亮闪闪的车轮卷起水、石块、黑烟。

但这一次他听懂了：踩着同学尸体
背着炸药包登山，不能用声音志哀。

白军骑着硬币呢！而下一位女飞毛腿，

没有男生能追上，她接旗时往上飘

而他下山有拒绝她的快感；她挺胸
立在山顶的时间最长，好像期待什么；

而同学的笑声慢吞吞合围像是调戏。
年幼即严肃：校长一掉头就变坏了，

老师演《收租院》，那就让档案吃
一场黑色游戏的红屎。瞧落伍同学

矮而弯腰捡鞋，如同画在这场战争的
中途的句号。他背着编号，抬头望——

女同学变成了菩萨，耸立在那里——
多么迅速，多么完美，像个老伴儿。

就这样，等着登山的孩子们第一次
在操场上撒尿，倒好像嬉皮笑脸地

反驳一夫一妻制。整四十几个误会
将在几年后发现，矮同学的近视眼

为一种不实际的光荣所诱导：一跃
而到山顶，唱，而且两首歌一起唱。

……他的形象突然消失在树丛里。

几年后，同样的急转弯的同样的战士

用牺牲来纪念他们的悲伤，骄傲地
垂下幼小的生殖器，这场游戏才到了

山尾。于是上攀如同下坡，而下山
如同滚球，女生在山下挑选战利品，

而男生，当然啦，一个男生起码是
另一个男生的耻辱。回到一个站位上，

所有(所有的)战利品几乎都睡着了，
报数声就是他们熟睡的轰响的呼噜啊，

站着睡觉就是战士的本色啊。由站着
睡觉到躺着睡是人生弯曲的惟一的

奖赏吗？在填表时，孩子们戴着袖套，
不会突然醒来？他们的细腰已不弯，

而且他们能够代母亲或父亲领工资。
而且在公宴上用左手举杯。轻声祝酒

藏有口号的怒火，那么轻柔，像一个
忘不了的谜语：“敌人骑在硬币上”。

(1998.5 上海-柏林)

责任编辑：李 阳

封面设计：昭 丽



ISBN 7-5008-2390-8



9 787500 823902 >

ISBN 7-5008-2390-8/I · 645 定价：7.20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自序
一张电报
海上花园
献给军队和圣贤的颂歌
鲸鱼
李白
艾伦·金斯堡来信
吃垃圾的人
传奇诗
熟读杰克·伦敦小说的船长的故事
向杜甫致敬
一年的最后一天
一场小雪
乌鸦
日本电器
人民银行
长篇小说
邮递员又来了
一分钟爱情
乌木纪事
跟随者
电话
在公园里
北站

星期六晚上

在徐家汇

汉学家

Pankow

1997年12月2日夜

学习之甜

封底